

創刊拾七年紀念號



97



- 彭燕郊詩選
- 葉葉心心有餘情
- 網上生明月
- 大地之旅



# 目錄

No.97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 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 上 (深 圳)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 南)  
 方 明 (法 國)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陳恆行 (維 州)  
 塞 遙 (紐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 創刊拾七年紀念號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彭燕郊詩選 2

### 詩創作

桑 克	石頭被摧毀	5
非 馬	你我又歌	6
榮惠倫	頭錘之謎	6
向 明	靜坐三境／魚之樂	7
伊 沙	透視	8
李 斐	咖啡店速寫	8
魯 鳴	習慣的小說	8
黃伯飛	新英倫紅葉／我作的夢／“我”之外一章：你和他	9
夏 野	正題自選	9
遠 方	暑夏的反對派之一	10
謝 勳	書緣	10
楊犁民	電話／斧子	10
塞 遙	鐘錶店	11
林忠成	驅蟲良方	11
藍 亭	琴殤／冬	18
冬 夢	雨想說的都落在岸不回頭的水聲裡	19
資中華	琴／看颱風預報	19
喻德榮	童詩三首：笑／娃娃／色彩	19
唐德亮	會跑的村莊／一撮泥土在掌心發芽	31
謝 青	鄰座女生／療情	32
彭國全	一個母親	32
尹 玲	進入你／正溶於你	33
17 樓	瓶子／松花江	33
秀 陶	台北記事	34
嚴 力	門 五首	35
曉 波	八月／一個突然離開的人	35
徐 江	道／可以算作“疏”／像黑人	36

曦 林	鐘錶／防恐／狼說	36
施漢威	夢魘／理髮	36
老幫菜	我是一隻秋天的田鼠 六首	37
童童玲玲	王維	37
陳銘華	火雞先生／慧根	38
常建世	來自靈魂的聲音	38
馮 磊	小鞏莊	38
仲 彥	喝包穀燒的男人	39
馮 冬	正在發生的事	39
心 水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眼色	40
鴻 魚	月娘	40
杰 地	遠客／黑夜	40

### 葉葉心心有餘情 ——當代女詩人詩輯

王 渝	繩結心事 四首	12
鄭 玲	今生就是你！ 二首	12
張 耳	山西情歌 三首	14
王露秋	無家可歸者 二首	14
姚 園	天冷了，一朵薔薇 二首	15
莫 云	依舊	15
夢 凌	假日 二首	15
施 雨	江南四韻	16
歐陽柏燕	金門詩抄	16
雪 絨	維納斯的誕生	17
明 迪	失憶 二首	17
劉 虹	懷舊音樂會	17
王妍丁	永遠的春天 二首	17
施亦欣	不相信 二首	18
依 雯	現實	18

### 網上生明目 ——2006 新大陸論壇詩選

西 露	預兆的騷動／流動荒原之上的煙霧	20
蔡 寧	水墨蕩漾著空間／琵琶別抱	20
李幫軍	獨立方案／無題 Q128	21
太陽上人	防禦工事／遙控器	21
長 篙	心力車	22

鐘 磊	跨越歷史的柵欄	22
何山川	有我的名字 三首	22
歐陽風	六月一號車進長沙	23
陳 亮	集市／北平原的聲音	23
楊明通	那不像樣的天空 三首	24
張 禮	垃圾 1 號／21 號／22 號／23 號	24

### 大地之行 ——旅遊詩選輯

秦 松	大地之行 輯五	25
杜風人	神州的敲門磚系列	27
王露秋	波蘭之行 二首	28
朱 楓	寒山寺	28
遠 程	嘉峪關懸壁長城／戈壁灘的雲	28
黃奇峰	飛騰的大西北	29
方浪舟	紫羅蘭洞	29
哲 明	素描台灣(三)	30
婉 冰	水晶泉	30
蔡克霖	越南香水、水上木偶及其它	30
曾廣健	詩情畫意下龍灣	31

### 譯詩

秀 陶	Zbigniew Herbert 散文詩一輯	41
北 塔	雙語詩：一把蒙古刀	42
葉盛生	雙語詩兩首：內觀／上癮	42

### 評介

秦 松	詩人與詩及其他	45
黃伯飛	說詩小札	45
胡 亮	在灰燼中撥旺暗火的冥想著：樹才	46
陳葆珍	賞析〈情侶堤〉	49
劉耀中	查爾斯·西密克	34

###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李雲楓畫作：在飛翔的前夜	



## 讀 信

——得多年音訊不通的友人來信

長久長久地凝望著月亮  
眼淚大滴大滴地落了下來

月亮在凝望裏模糊了  
止不住的淚水一滴滴地落到月亮上

飄過來一朵白雲的手帕  
柔軟的，圓圓的白雲的手帕  
把沾滿淚水的月亮輕輕揩拭

揩乾眼淚，月亮還是那樣晶瑩  
大滴大滴的眼淚還在那裏流著  
當心啊，再不要讓淚水模糊了月亮……

1980.6.

## 家

——給一個在動亂中失掉家的人

小小的蝸牛  
帶著他小小的家  
世界是這樣廣大  
而他沒佔有一寸土地

除了這小小的家  
他再也沒有什麼——  
這小小的家  
他自己的血肉的一部分

像他自己那樣地小，那樣輕微  
那樣地容易受到攻擊  
這小小的家，誰知道  
哪一天會遭到毀滅……

果然，殘暴者出於一時高興  
一時高興而異想天開

或許僅僅為了消遣，下了毒手  
小小的蝸牛的家成了碎片

淒涼地，瑟縮著  
在光天裏，裸露著他那軟弱的身體  
滿身佈滿傷痕  
茫然地蹣跚著  
這垂危的流浪者，真正一無所有了

一顆砂子也能夠傷害他  
一片草葉對他也太鋒利  
這一道道堆疊起來的傷痕，難道  
就不能給他多少增添一點自衛的力量

人們常說，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如今，他該感到輕快了吧  
誰知道呢？可能，習慣於輕快  
並不比習慣於沉重容易……

1980.4.

## 金山農民畫

小時候，我喜歡到外婆家去  
媽媽要帶我去外婆家了  
真想衝出大門一口氣跑去  
可是得先換好衣服  
換了好久好久  
還得洗好臉，媽媽用力地幫我抹呀擦呀  
擦得人好痛好痛的，還用一隻手  
抱住我的頭，叫人躲也躲不開  
好不容易收拾完了  
媽媽把我牽到灶腳下  
我很安靜很乖地站著  
媽媽的手指虔誠地向灶眼裏伸去  
蘸上一點鍋毛煙  
鄭重點點在我的兩道眉毛中間  
我高興，媽媽高興  
媽媽眼裏閃動著淚花

我們走到廣闊的田野裏  
紫色的蠶豆花開起來了  
銀灰色的池塘像一面銀鑼，我想想想  
要是我笑起來，銀鑼就會大聲響起來  
媽媽和田裏做工夫的伯伯們打招呼  
我記得有一隻牛直盯著我望  
它的額頭中間也端端正正地點上了  
一點泥星子  
也是它的媽媽給點上的吧  
我為我眉心上的這一點鍋毛煙驕傲  
媽媽把她的歡喜都畫在這烏黑的  
圓點子裏了  
永遠地畫在那裏了

媽祖廟是我喜歡玩的地方大門口的石獅子  
嘴巴笑咪咪地張開著真是玩皮的石獅子啊  
嘴裏還含著一顆活動的石珠子  
我總是把手伸到獅嘴裏——它不會咬我的  
不停地玩那滾圓的石珠子  
抓起來，丟下去  
石珠子丁零丁零的，好聽極了  
我開始幻想

幻想了小鎮外的田野，田野外的海濱  
海外面的海，海上面的天  
想著，想著，滾熱的淚珠落過雙頰  
唉，我的容易衝動的童年的好奇心啊  
我相信：喜歡石獅子的媽祖娘娘  
（她穿菩薩的紅袍，戴菩薩的珠串串  
帽子臉上一臉孩子氣）  
要比書上說的洛神本領大  
洛神在河面上散步  
媽祖娘娘卻能夠在屋頂高的波浪裏  
走來走去  
多半在半夜裏，在我們小孩子做夢的時候  
她會悄悄地跑到大門口  
半天半天地玩石獅子嘴裏的圓珠子  
真好玩……她會說  
玩啊，玩啊，她一邊玩，一邊想些什麼呢

後來我長大了，我曾經想學畫面  
我沒能學到，我只是愛畫，

美的畫我見到過許多  
只有今天我才看見這樣親切的畫  
每一筆都像點在我眉心一樣  
都像石獅子嘴裏的珠子一樣  
在我心裏發出丁零丁零的聲音  
引起我無窮無盡的回憶……

1983.9.

## 瀑布

沒有高就沒有低，沒有低就沒有高  
有高有低，山就是這樣構成的  
水是

要有自己的路

高的路，低的路

不管高和低，一直向前流去

高和低之間，有懸崖削壁，怎麼辦？

避開它，免得——

跌壞了，跌得粉身碎骨

轉個彎就好了，幹嗎不轉彎？

曲曲折折地流，慢慢地往回流，

照樣是流

但是這裏不行

這裏不存在轉彎，不存在回頭

於是，奔騰而下了，呼嘯而下了

因為收不住這個勢頭

因為只能一股勁地

向前跨出這一步，闖出這一步

那確實是

非常之自然，非常之自如，非常之

合乎情理

非常之稱心如意的傾瀉，飛濺，散落  
成為粉末了嗎？

成為碎片了嗎？

不，是展示。展示

這燦爛的潔白，潔白的燦爛

高高地飛揚起來，張掛起來，展示

生命的神奇的力量

壯麗的，一束束銀絲般的神經和血管

的

多麼強韌的延伸，顫動，顫動的延伸

能有多長就多長，能有多寬就多寬  
可以在平坦處流，也可以垂直地流  
映出虹霓的七彩的白波白浪直瀉

而下的流

這樣痛快的跌落呵

這樣痛快的跳躍呵

向深處跌下

向危險躍去

不能不跌落的跌落，不能不跳躍的跳躍

不跌落就是枯竭

不跳躍就是停滯

“跌落可悲

跳躍危險”

用不著議論了，議論就是害怕

害怕就會去尋求平靜

奔流的路上，存在平靜嗎？

當然

把瀑布當作畫屏那樣好看的擺設來欣

賞

也是可以的

那麼

你就站開些吧，站遠點吧

用你的方式去“欣賞”吧

## 傘骨

天變一時，電閃雷鳴，成堆的

烏雲往下壓

就快下大雨，沒有傘可不行

幸好一找就找到了，拿在手裏

有說不出的歡喜

雨，會有一陣下的，撐著傘

邊走邊聽雨點落在傘上的清脆響聲

不能不為正在洗個痛快的淋浴的傘高興

與

因為撐著傘沒有被雨淋濕

因為能夠擋雨 傘顯示不可缺少的

使用價值

傘和用傘的之間有著雙贏關係

雨是不會長久下的，雨過天晴，

豔陽高照

傘，給收起來了，隨手

放到隨便什麼偏僻的角落

一下子失去了使用價值

多麼短促的即時性，多麼容易消失的

顯示存在價值的寶貴機遇

曾經緊緊握在溫暖的手掌裏的傘，

很自然地

在陽光照不到，風吹不到的幽暗角落

跟發黴的空氣一起在潮濕裏苦苦咀嚼

被遺忘的失去使用價值的孤獨淒涼

一天又一天，陪伴它的只有

無聲無息默默流逝的時間

丟了傘的，很自然地感到輕鬆，

誰也不願

老年人離不開拐杖似地成天帶著傘

一身乾爽，自然也忘記了傘是一身透濕

時間，善良的老人

沒能給被遺忘的孤單的傘一點幫助

而偏僻角落裏的黴氣不斷地凝聚沉重

一次又一次短促的使用

一次又一次漫長的遺忘和拋棄

一次比一次冷酷的腐蝕，終於

傘衣開始破碎，傘骨散架

很快成為誰也不屑看它一眼的破傘

而當老天又一次突然下起大雨

要用傘了，興沖沖從角落裏把它找出來

拿到手上，卻只好掃興地嘟囔：

“不中用的東西，怎麼就破成這個樣子！”

那份鄙視，那份冷漠，那種否定

成為對它的存在的最後一次關注

繁華鬧市的邊緣，未開發的荒丘上

人們正常和不正常的消耗  
必要和不必要的浪費形成的  
越來越高的垃圾山上  
五顏六色的塑膠袋，發著暗淡的光  
的  
壓偏的易開罐，果皮、菜葉，  
煙頭，破襪……  
各種腐爛中發出的濃郁穢氣中，  
赫然出現  
直挺挺躺著的傘的金屬骸骨  
格外引人注目，難道  
還有什麼鏗鏘的語言，還想宣告什麼  
預示什麼？還想表示無私奉獻者的贈  
言  
“我曾經很有用，曾經是不可缺少  
的”  
過去的總要過去，只等待  
讓更多的廢棄物掩埋到  
不再無奈地暴露淒涼，甚至可笑，可  
厭  
如同一本內容豐富的書裏  
平淡無味的一頁  
被漫不經心地翻過  
消失得如同一個時代的終結

## 賞 賜

上帝博大的愛無處不在  
可憐我的愚笨  
要賜給我一把金丹

只見他伸手向虛空裏抓了一下  
掌心裏立刻擠滿金丹  
原以為他的手掌一定比我們大  
看來也大不了多少  
有些金丹從手指縫裏漏下  
金丹小得像芝麻  
一握也就有不知多少

上帝囑咐  
每天早中晚各服一粒  
服完這一把就會聰明起來

性急的我只想多服快些變聰明  
嘴裏不說，心裏卻在想  
三粒是不是少了點  
每次三粒怎麼樣  
九粒可能更適合我  
多服療效必定更好  
智商直線竄升

於是認真數著金丹  
三粒一堆，多少堆可以服多少天  
多少天後愚笨變為聰明  
六粒一堆，九粒一堆又是多少天  
一邊數，一邊想，總是走神  
總是忘不了上帝手指縫漏下的金粒  
一邊想一邊後悔當時為什麼不撿起來  
要是膽子大一些手腳快一些就好了  
多一粒有多一粒的好處呢  
少的就是這份機靈

胡思亂想有什麼用  
還是先誠心感謝上帝  
想不到他老人家這樣看得起我  
不是本來可以不給的嗎  
不是本來也可以少給些的嗎  
智商和我一樣低的不是還有很多嗎？……

想這些做什麼？  
不是本來可以不想的嗎？  
真笨！

## 站穩腳根

站穩腳根，守住腳下這片鞋底地  
本份點，切莫這山望見那山高  
是好樣的都能落地生根

本性難移的我卻總是沉湎於幻想  
總是想到那些魚，從來沒有站穩過的魚  
魚是不需要站穩的  
魚從來沒有站過，總是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而且不時吐著

一小串、一長串晶瑩滾圓的水珠  
那是它們的語言呢？還是它們的音樂？  
它們是用音樂代表語言的

魚類和我們人類不一樣  
魚類的語言藝術家——詩人就是音樂  
家

一串水珠，一行詩，一個樂句  
它們的詩人一邊寫詩一邊譜曲  
一顆水珠 do，兩顆水珠 re，  
三顆 mi，四顆 fa……  
即興地寫在波紋的五線譜上

魚類的蘭波詩人給這些滾圓的音符上色  
do 紅，re 白，mi 藍，fa 綠……  
通明透亮的水於是出現被記錄下來的  
彩色的詩，它們的彩色的音樂

而我卻必須站穩  
老是站穩，站穩，直到腳板生根  
站得越穩根長得越快越深  
一寸，兩寸……一尺，兩尺，而且  
開始分叉  
又再分叉，一叉兩叉無窮多的叉

叉越來越多身上長出來的枝葉越來越多  
我清楚意識到葉子就是我的手掌  
葉子多得數不清我的手掌也多得數不清

多得數不清的葉子整天劈劈啪啪鼓掌  
煩不煩囉，我可沒有那麼多的熱情  
鼓掌是為了表示完全無保留的贊成  
我可沒有心思反對也說不上贊成  
我要的只是讓我安靜  
安靜地沉湎於我的幻想

我是站得很穩的  
而我的幻想總是跟著魚類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只想讀懂魚類的詩  
不能說已經全部讀懂

至少讀懂了一點：能夠游來游去的魚類

是不站的無所謂站穩了沒有的  
因此它們才有彩色的詩，讓我  
沉湎於幻想

## 圍觀孔雀

“好美麗呀！好美麗呀！”  
都在叫喊，都急切希望看到  
它能夠為了報答追星族的傾情追捧  
回應一個微笑服務：來一次精彩表演  
最富於魅力的無比富麗的開屏

習慣是一種行為定勢

一種思維定勢

習慣了

向用高價位演出服精心包裝起來了  
天王歌星，準天王歌星或未來歌星  
搖晃手裏的花束，螢光棒

習慣了

聽到主持人又是請求又是命令的那一句

“來一陣掌聲鼓勵”

就拍紅了手掌，喊嘶了喉嚨

卻不知道，它

不是為五位數，六位數……的

出場費來的

不是為這個獎那個獎來的

開屏

不是它的保留節目

依然那麼文靜

猶如還棲息在出生地亞熱帶山林

只管優雅地踱來踱去，偶然間

轉過苗條的頸脖

側過秀美的頭部，有意無意地

看一眼圍住它喊叫的人群，如同

越過眼前搖曳的叢莽

眺望遠天一抹淡淡的雲彩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  
，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  
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  
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  
，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  
冊。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  
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  
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  
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  
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竟無一點反應，對著這鬧烘烘的  
現場炒作

浮現在為懷鄉病所苦的它的眼前的  
該是那綠漪般蕩漾連綿的南國的群山  
如水般清冽的高原氣流裏競放的

繁花，以及

那失散了的淪落天涯的難友

和童年遊伴的生動身影

開屏，對於它

是渲泄，是出聲的歎息，是沒有

淚水的哭泣

是凝固於嫵媚舞姿裏的痛苦掙扎

“好美麗呀！好美麗呀！”

什麼樣的美麗，什麼樣的心情

什麼樣的資訊

## ■桑克

### 石頭被摧毀

石頭被摧毀，仍是石頭  
什麼也沒有喪失，形式和  
欣賞者的眼，無需羞愧與  
蒙難，石粒中心的粉沫  
我們為之湧動的血

明天會發生什麼

目睹者理應緘默，預言者  
和霍亂理應在下棋的秩序之中

度過餘年：懷念和背誦

古老的教堂和諾言

我們起過誓，攥緊拳頭和青春  
迎風行走的力量

電車幻化廢墟的河流

在我們的腦海熄滅，燈塔

那不朽的女人，在迴旋

高尚的天空啊，誰在祈血或雨  
誰在愚蠢的懷抱中沉溺自己  
柔軟的腰肢

我的船，法老號，在亙古的  
航線上，那旗，那悲痛的手

那為我而打開或閃爍的星辰  
那淚，在回憶的實驗裏，在  
我們租借而來的書包中，漏去  
我們看見了誰的明天？妻子、  
神、春天的花瓣，穗狀陳列

2006年寄自哈爾濱

## ■非馬

# 你我又歌

——威廉斯詩旋律的再變奏

1

我用烏雲擋住烈日  
在你的額頭上  
散佈陰涼

萋萋鬱鬱  
叢林簇擁的山峰  
更顯得莽蒼巍峨

2

我把一棵  
結滿紅潤果實的  
番茄  
連根拔了出來

每天早晨  
你頻頻用清水澆灑  
並低聲同它說話

原諒我  
我妒火中燒  
想看看它的根鬚  
如何通過母親大地的血管  
直趨你的心臟

3

我把鏡子摔成  
片片  
在陽光下閃閃爍爍

原諒我  
我想欣賞你  
每天早晨在它面前  
從不同的角度  
所作的  
各種表情

4

我扯斷了  
你首飾盒裏的  
一串珍珠項鍊

原諒我  
剛讀了白居易的  
〈琵琶行〉  
很想聽聽  
大珠小珠落玉盤的  
清脆聲音

5

我把你的孩子們  
帶到鄉下來了

我本來告訴你  
我要帶他們上兒童樂園  
去坐緊張刺激的空中飛車

整天穿著鞋子在水泥地上走動  
他們竟以為  
超級市場是稻米的故鄉

我要他們把赤腳插入水田  
同秧苗一起堅定地默默抽長

6

我把冷氣機  
關掉了

被鄉愁壓得透不過氣  
我想看你  
陽光燦爛的臉上  
嘩啦啦掠過  
痛快淋漓  
亞熱帶午後的  
陣雨

7

我關起窗子  
把洶湧的海潮  
擋在外頭

從南方搭起舞台  
慕尼黑是個美麗的序幕  
世足杯夏日盛宴  
卅六隊旗幟鮮明  
廿億球迷 忘我抓狂  
升溫

當德意志這位東道國  
日爾曼的戰車  
卡住了蔚藍色的淚眶  
意大利 vs 法國兩隊卯上  
直搗首都柏林  
背水一戰  
搶當龍頭

藍衫軍終極幻化  
一個詭異的弧線球  
上演了  
絕對神話

而法蘭西席丹大帝  
領著紅牌退休  
寫滿遺憾與錯愕  
他的頭錘之謎  
留待福爾摩斯推理  
或者請來唇語專家  
臆測

2006年6月芝加哥

至少今夜  
宇宙不寧的喧囂  
不會驚擾  
你的甜夢

8

我把你撐開的傘  
收攏了來

風雨已過  
你無需繼續悲情  
把陽光也擋掉

## ■榮惠倫

# 頭錘之謎

——世足杯意法之役

## 靜坐三境

拚命放空自己  
直到乾涸  
空成微不足道的浮游粒子  
不垢也不淨

儘量否定自己  
直至無形  
甚至勝過毀在那陣風暴裡  
無寄的浮雲

放膽捨身忘己  
切斷念根  
宇宙般坦蕩，包容  
一切牛鬼蛇神

2006.9.24

## 魚之樂

他們對我說  
你不能死、不能死  
你是魚，假如你死了  
世界就不止這麼臭  
那是你存在唯一的價值

一直以為是王者之香的我  
一頸栽進天上來的水裡  
從此，正經作為一尾漂亮的魚  
從生到死都在漂洗  
至少，漂走身上的體味

終於發現  
真的、不能死  
存在就是價值  
子非魚，焉知魚的樂趣

## 詩觀想

一、  
寫詩如屠宰，  
須從要害處切入。  
非如捫蚤，  
僅在表皮上抓癢。

最好深入內臟，發現贅疣。  
或揪出，  
混蛋醫生留下的，止血剪

二、  
詩人在趾高氣揚唸詩，  
詩卻像風箏放逐到了高處。  
留下滿地的語言垃圾，  
讓一堆天真在那裡，  
如醉如癡的撿拾。

從不知道，那不是  
健康食物。

三、  
“當你有能力時，  
拉我一把吧！  
不要讓我在無盡藏中沉淪。”  
我們雙臂高舉呼叫詩的救世主。

在公車踉蹌中  
我看到一則忠告：  
“Get a grip！”  
是說：先把手中的吊環抓緊

四、  
詩是思想情緒的放風散步。  
思想漸凍的人，  
淚已凝固，笑被稀釋的人，  
詩已被自己的冥頑禁錮，

那能隨意，  
道出什麼心情故事？

五、  
常認為到我這種年齡  
詩已是生理上的一種排洩。  
就像遇熱會流汗，  
痛苦會流淚，  
受寒會打噴涕。

看到幼稚無知  
總會  
忍俊不住

六、  
靜到乾淨  
淨到清靜

好詩的血壓總是沉穩透明

而詩是一種慢性病  
長期折磨  
長期發癮  
長期亢奮

七、  
“堅持把寫作當個人修行，  
遠離可疑的整體。”  
王家新在“盤峰論戰”多年後，  
有此省悟。

怪的是，在被猛刺幾刀後  
老妻也勸我：  
“以後沒營養的地方，  
少去。”

2006.3.16 至 3.27

■伊沙

## 透視

一個老頭  
仰面躺倒在環城西路上

他的自行車  
飛跌出兩米開外的地方

一個老頭  
仰面躺倒在環城西路上

他的四周  
圍觀者眾

造成了這一路段  
交通的阻塞

一輛被迫停下來的中巴車  
車窗裏面眼鏡片寒光一閃

一個在大學裏教書的知識份子  
已在其聰明的腦瓜裏小批了一下國民性

他不知道老頭已死的事實  
自己在車上騎著倒下來就死了

他不知道圍觀者中  
已經有多人反復撥打過 120 了

他不知道行人在此時此地的圍觀  
其實是在送一位素不相識的死者上路

用很中國的方式  
用很老百姓的方式

用沒有人味的知識份子  
不以為方式的方式（不文明的方式？）

他更不會知道附近西門城頭上紛飛的燕子  
為什麼會在這個黃昏忽然地多出一隻

■李斐

## 咖啡店速寫

那三個中年婦女的談興  
把檸檬茶和奶茶都吹乾了  
倚在街道汽車旁的男子  
嚷手機呼喝聲音愈叫愈高  
踏出計程車一對擁抱男女  
不知是幹完了還是準備去幹  
目光散亂漢子踉蹌走過  
我猜疑是愛滋病帶源者  
坐在前面靠窗的老先生  
不停抽擡鼻子呼吸短淺  
往來男人行人道腳步匆忙  
歪著第三第四號胸椎骨  
推動嬰兒車的母親背著書包兒童  
夕陽正反面祝福地照射  
高眺而窈窕少女們挺胸翹臀  
接受男士們目光深長之意  
妙齡女店員套著青春臉譜  
黏上麵包西餅生日蛋糕甜香  
中秋月餅單雙黃和蓮蓉  
團聚的節日我看不清價格  
正欲把眼睛抬到較遠的前方  
我拿著曾是盛滿咖啡餘下空杯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去忙什麼  
儼然馬路上輛輛巴士空車回廠  
依然以眼耳鼻舌身意迎合塵世  
請別笑我癡談浮生半日的悟迷

2006年9月26日紐約

所有的不知道都因為他是狗日的知識份子  
既對生活現場中的人情世故麻木不仁

還性情乾癟得  
沒有任何詩意

2006年寄自西安

■魯鳴

## 習慣的小說

我總是把雕塑的“塑”  
習慣地說成“Suo”  
空間開始縮小，我只好沉默  
我生活在一篇正在進行的小說裡  
你對我的期待，完全不能確定

我不是雕塑，我是器皿  
總是懷戀你製作的精美晚餐  
如果我不小心遺漏  
什麼是小說的完成時  
我用什麼來裝滿你的湧動

時間飛逸，流逝我的沉默  
最終我還是告訴了你  
海子臨死的時候，我正在那兒旅行  
伸出雙手，他向迎面而來的列車舞蹈  
我發出曖昧的聲音  
沒法控制這只有我親眼目睹的秘密

你說，我可以把它寫進小說  
可我卻想起了我在巴黎的戲劇生活  
那深入孤獨的高潮  
在我的文字裡同樣花開花落  
我立場堅定，一身繽紛盛綻  
在你喋喋不休的日子裡自言自娛

但我絕不是普魯斯特  
我擁有你的一首美麗的輓歌  
在我和你共同的穀倉裡，在路上  
死亡徹底地照亮了我  
把習慣的小說從詞語中擺脫  
放在可有可無的某個墓地

2003/7/24/紐約

## ■黃伯飛

### 新英倫紅葉

新英倫的紅  
千山一片的紅  
  
寓前手植一株丹楓  
雀橋畔 午夜聽鐘  
遙想漫山一片的紅

校園中三十三年  
或南 或北  
或西 或東  
秋陽下 多少片  
飄落在我的詩冊中

今天在新大陸的西岸  
太平洋的邊緣  
收到一個郵柬  
打開只見紅葉一片  
又二十年  
如火如荼的千山  
多彩多姿的千山  
頓時呈現眼前

附記：臥病兩週，今日腦筋清醒，因憶往年居住美國東岸之光景，捉筆撮要記下如上。

### 我作的夢

我作的夢  
是我屋前高約兩丈的丹楓……

我作的夢  
是我後院高達兩丈的馬栗樹，  
紫白相間的十幾棵丁香……

我作的夢  
是我草坪上開闢的一片菜圃：  
西紅柿、玉蜀黍、小黃瓜、紫茄子、  
紅色綠色大大小小的青椒……

我作的夢  
是我屋旁車房門前一左一右  
爬向頂篷的兩棵小玫瑰……

這是我在新英倫一個小城住了三十多年  
秋不厭掃樹葉，冬不怕鏟積雪  
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黃金夢。

### “我”之外一章： 你和他

我說“你”，這個“你”  
裡頭有我，因為先有個“我”  
纔有個你，說到了“他”，  
他裡頭有你，因為  
先有了你纔有的“他”。

單說我這個“我”就不簡單，  
一說“有了！”身邊的人  
就你猜我猜：蒙在肚子裡的  
這個，是“女”是“男”？  
早些知道就早些說  
這個是“他”或是“她”；  
以後嘛，這個“他”就可能是  
未來的爸爸或是媽媽。

“我”在這個地球上，從來都覺得  
這個星球好像是很重視我，  
又好像是很不重視我：“我”只是  
仗著口中的一口氣活著。

有的時候“我”說：“我很孤單！”  
其實大大地不然，

## ■夏野

### 正題自選

懸空盪漾著什麼聲響？  
暮春的色彩繽紛？  
深秋的氣度肅殺？  
不！全不是！

它是無性無色無味翻飛的風箏  
亂了陣腳的少女芭蕾舞步  
“愛人贈我雙飛圖；  
回她什麼：冰糖壺盧”<sup>①</sup>  
若是耀眼艷麗的玫瑰一叢叢  
它卻更像蕩蕩萎糜的罌粟

心，眩惑在流動的影子裡  
目光，虛妄在茫茫迷霧中  
腳步，徜徉在山蔭小道旁  
“我俯看腳下，有火焰在。”<sup>②</sup>

①摘自魯迅《野草》之〈我的失戀〉。

②摘自魯迅《野草》之〈死火〉。

2006年寄自新澤西州

在你或是他或是她——  
在所有遇見過“我”的人們的  
瞳仁裡都有個“我”。  
噢，我原來有這麼多的“變身”——我  
是一個不僅僅是只有我自己，  
而身邊還有你，有他／她  
還有在這個地球上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許許多多“獨一無二”的活人。

## ■遠方

### 暑夏的反對派之一

#### 1、樹蔭

榕樹  
梧桐  
苦楝相思  
都是反對派幹將  
資深老到  
雖不擅言辭  
卻將密匝匝的濃蔭  
當作宣言  
隨時展示給  
暑夏的專橫看  
給不得已的行人  
說聲道歉  
祝一路平安

#### 2、空調

雖說是後起之秀  
可論威力  
論標新立異  
還是得讓它當老大  
只是殺敵一萬  
自損三千  
尤其在這個  
人人被寵壞  
被教壞  
而能源  
又被當成  
骨頭來哄搶的  
後現代

#### 3、霜淇淋

在反對派陣營  
只算是小兵  
但卻是  
連做夢都想

眾生，芸芸蠅蠅  
模糊擦我身邊而過  
唯獨你  
倏然走進  
我書藝的對焦圈裡

性情中人啊

你的心  
開展得很隸書  
相惜相知  
共享滿滿的  
馳騁天地的情懷

你的眼  
犀利得很魏碑  
透視古往今來  
華麗古樸的  
絲絲相連的筆意

你的手  
自在得很行草  
把上萬個營營的日子  
拉曳成墨彩起伏  
有肉有骨的線條  
  
而這一片  
繽紛迂迴的  
生命軌跡  
蘊藏著道不盡的  
人間景色：有風有雨也有晴

當元帥當將軍的那種  
在人們最乾渴絕望的時候  
用神仙也難抵擋的誘惑  
在那些  
立場不夠堅定  
信仰剛剛建立者中  
收買人心  
煽動或策劃倒

## ■謝勳

## 書

## 緣

——  
——  
獻給書法同好

## ■楊犁民

### 電話

我的電話停了  
可它仍在通著話

它雖然什麼也沒有說  
但我知道  
它自己仍然保持著與外界的聯繫  
它早就不想給我幹了  
它得有自己的聲音

我理解它  
尊重它的決定

### 斧子

大地上曾經倒下一片樹木  
這是我的功勞和罪過  
面對鋒利的逼迫  
它們說不出話  
許多傷口，殷殷流血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  
最鋒利的並不是外形和肌體  
春天，那些受傷的樹樁  
一例長出了嫩嫩的綠芽  
一如新鮮的傷口上  
長出的美麗花朵  
每一個傷口  
都是一株伐不倒的樹

不管多少年，我知道  
那些傷口終會癒合  
那些嫩嫩的綠芽，終會  
重新揚起高大的頭顱

而斧子上，長不出葉子

06年6月

2006年寄自重慶

■塞遙

## 鐘錶店

從雪地裡爬起來我才發覺  
我的手錶也滑倒了  
長短針的手腳無力地癱瘓在  
6 點鐘

我被擱淺在異國的六點鐘了

啊！鐘錶店！我看到一家鐘錶店！  
如一隻迷途的羔羊看到聖光  
我看到一家鐘錶店

鐘錶店是一個專門修理鐘錶的地方！

“先生，我的時間停了”  
我遞上受傷的 6 點鐘說

“可以等嗎？”  
“請快一點，我趕時間！”

我被迫等待  
在時間之外

等待是暫時的死亡  
等待是與時間的對峙

我等待著摩天樓的巨影從大街的這頭爬過分向牆  
走進對面的——啊麥丹勞去了

我等待著一隻螞蟻慢悠悠地爬上大理石柱  
用了大約 1000CC 或 MM 之類的光陰後又回頭爬了  
下來——螞蟻是從不帶手錶的呀

我等待著音響店裡門德爾松的蘇格蘭行板  
比正常慢了十倍以上的速度抵達了  
第四交響曲的意大利  
——不朽的門德爾松啊是不需要時間的

鐘錶店果然是鐘錶店因為靠左手的牆壁上  
掛滿了鐘錶  
各種各樣的鐘錶低頭走著各種各樣的時間

■林忠成

## 驅蟲良方

腸體內的蛔蟲排不出去 可能有以下原因

1、《孫子兵法》讀的太少

2、得罪過製藥廠

3、拉了太多壯丁、往肛內灌了太多辣椒水

腸內適當長些寄生蟲是某黨的優良傳統之一  
服藥是消滅李自成起義軍的手段之一

某黨不敢埋怨盲腸炎

怕丟糧食與烏紗 一得罪

就出現咳嗽、低熱、哮喘、蕁麻疹等過敏症狀

使民／主生活會成為抓癢會

這些蟯蟲在二到九歲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兒童那感染率最高

不能讓蛔蟲在深夜 12 點爬到主人的肛門邊

探出腦袋，唱歌、賣騷

大肆產卵 奇癢無比

驅蟲時間要選擇深秋 大雁南飛

楓葉飄零 沒有藥死的蟲子立刻被大雁叼走

大夥的磨牙症就會消失了

2006 年寄自福建

從倫敦到巴黎的從北京到莫斯科的

從紐約到聖保羅的從加薩走廊到昨日凌晨

2 點 30 分正時又炸死 5 個人後神經錯亂而走錯了的  
巴格達的時間啊！

當我第 5 次跟隨一隻螞蟻爬回店門口

老板伸出沒有時間的腦袋說：

“先生，你的錶好了

總共 16 塊 5 毛 5”

——哦我終於明白原來時間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

走出鐘錶店，我驚喜地發現

門德爾松尚未走遠

我快速穿過 A 大調的急板

追趕落日而去……

2006 年 9 月紐約



## ——當代女詩人詩輯



王渝

### 繩結心事 ——寫給楚戈

從古早  
就這樣繩結起心事  
並且緩緩地注入靈魂  
象徵的符號  
於是有了生命

依靠想像  
歷史伸出翅膀

那些綻放著的花朵  
只是頑皮的偽裝

儘管這個結  
結得緊緊 那個結  
也結得緊緊  
只有你可以觸及手掌留下的溫度  
而尋找到匿藏著的  
某一段時態  
某一處風光  
某一種心境

### 私有的神話

是一堵蒼老的隱喻  
聳立著 誰也不能否定  
這私有的神話  
一樣記錄著創世紀的  
洪荒渺茫

即使迷失於字句  
也定然認命  
所有的閱讀 或者

書寫都在追逐  
隱蔽的自己

遠天一抹浮雲  
屬於我沉澱後出軸的思絮

### 夜 街

偶現的月光  
編織出幻美的陷阱  
白晝怒目對峙的高樓群  
影影綽綽泛出溫柔  
刺蝟和刺蝟般  
不得不保持的人際距離  
逐一冰消雪化  
路邊的報攤擁抱著  
沉睡的甜蜜  
忘卻清醒時專門販賣混亂與暴力  
我依著情人的肩膀  
困惑在門檻邊  
不能決定  
對於情話和吵架  
該是淡然還是記取

### 開 心

手中的鑰匙還在鎖孔裏  
轉不開門  
她想像這該是他的心房  
於是用力地扭向左  
不行，又扭向右  
哧啾一聲門開了  
她既驚又喜  
推開的門內  
一切陳設都是她熟悉的  
都是她一手安置的  
她失落在自己的家  
觸摸著自己的心房

■鄭玲

### 今生就是你！

(小敘事詩)

據說 最初來到人間的是女人  
男人是尾隨女人而來的  
因此 他們只看得見彩裙飄搖  
看不見女人胸中深韜的光  
這位大齡女  
——都市叢林中最後的童貞  
被花花世界喊做“灰色的仙人掌”

這就是人們所謂的青春的滑鐵盧吧  
但她並不曾戰敗  
因為她從未去征服  
她只是桃李無言  
在受挫與否定中確立了自我  
有一圈圓光飛來  
環繞著她的烙印  
承受過天啟的心靈  
不能押給“遷就”的惡魔

寂寞嗎 無法迴避  
那些人之精英  
在空間上遙遙相隔  
在時間上難於相遇  
當鳥雀投林的黃昏  
她禁不住去諦聽  
諦聽一種微茫的呼喚  
——喬治·桑的阿爾貝  
呼喚著康素愛蘿  
呼喚著他的安慰

人們嘲笑她是個“詩人”  
她並不寫詩  
而在這難以負重的世界  
她相信海德格爾  
“有詩人，  
才有本真的安居”

純屬偶然 她被女友拉去  
聽一個詩的會  
她聽到她夢中的聲音了  
那讓她以韶華作為代價的聲音  
那在長夜裏升起她淚光的聲音  
竟發自一個男子精神的內海  
嚮往已久的海  
如今就在身邊澎湃  
她頓然覺得自己也是海  
要重返那雄心召喚的舞臺  
焚燒的琴弦飛出音符  
她舉起了灼灼生輝的明眸

被凝視的人  
感到宿命的一擊  
循著光 去尋找光源  
他找到的是一張微含憂傷  
有些憔悴的臉  
早已過了臨風顧盼的妙齡  
卻有內寓鋒芒的清香神韻

有些陌生 又恍若前世故人  
最初邂逅的時刻  
彷彿穿過悠長的歲月  
一切保持距離的矜持都完全無用  
靈魂因痛苦而親近  
從新月明朗的一半  
他們發現了隱藏的半圓  
兩地高樓  
期待著大月流天

晝與夜織成的風車旋轉著  
把無窮注入思念  
思念是愛的神祇  
聽風聽雨  
都聽出所愛的名字  
今一生一就一是一你！

## 我被夢找到

夢比夜長  
我被夢找到：

從巴山夜雨中啟程  
為赴約 奪門而出

鴻蒙未開的那邊  
沉睡著我盟訂三生的愛人  
等待我去喚醒  
我必須恪守諾言  
幸運和厄運  
都不能驚殘我的好夢

前路微茫不定  
傍晚的天空又冥合下來  
月亮睜著一隻凍僵的眼  
望著寥落的篝火取暖  
已曾得見一些飄忽的身影  
但那種裝扮和言語  
彷彿是臨時人類

道路漫長  
經世紀的寂寞  
鬼魅的荒原 人面的荒原  
荒原永遠不訴說  
但是 為喚醒而來的步履  
不能遲疑  
神聖的相約  
只能太陽一樣如期升起

啃了最後的乾糧  
盛滿紅酒的銀壺已破  
去復活島的清泉  
洗淨我身心的塵埃與怯懦  
清潔最珍貴  
清潔使人面對困頓而自我感奮

向著堅實和完成  
春天來了  
春風帶著鮮花和築巢的故事  
呼喚著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使我塵沙迷朦的眼睛  
頓然炯亮  
老遠就看見：

延互無邊的沙浪之中  
駛來一艘船  
閃光的桅杆上  
懸掛著“好夢成真”  
我明白 這是幻船  
它能載你抵達你的意願  
如果你有能耐  
跳上它的甲板

## ■張耳

### 山西情歌

你回來了  
我不再出門  
遍體撫摸  
皮膚的記憶勝過心的歎息  
黑鳥還會在我的黑頭髮中作窩嗎，親親？  
兩種撫摸不是一種撫摸

你來了  
我重新描畫眉毛  
鏡子落滿塵土  
伸手去擦  
連影像也擦去  
我還能找回那對黑眉毛嗎，親親？  
兩種表情不是一種表情

你來了  
樹葉竟全落了  
於是在室內種花  
沒有陽光，草也能長  
真是奇跡，親親  
兩種綠不是一種綠

你來了  
我開始編故事  
並唱給枕頭一支支催眠曲  
枕頭也會閉上眼睛  
酣睡不醒，並且做夢  
我也能同樣安睡嗎，親親？

兩種夢不是一種夢

你回來了  
我在門口掛出  
油漆未幹  
可這兩種漆不是一種漆，親親！

## 施工中的江橋

接通了就取消了懸念  
現在彩旗飄飄，向沒有限制的  
河心探試。要接到對岸嗎？  
還是就如此舒坦本色的雙肩  
讓船從下面滑過，看不見  
水花。鳥在上面  
自然而然。山不動，擁著  
不斷更新的住宅樓房。

是這樣嗎？我的愛？  
平靜的表層，黃水、黃土  
第七層五千年  
第十層八千年  
沉積翻起來  
發現美，小陶壺、魚尾。  
我投入你的懷抱  
靠住鋼筋鐵臂痛哭一場  
因為你腰圍  
流水一樣的情

深不見底的第九十九層。

## 滑 坡

早就聽說過，像別人的故事：  
先起煙，黃土蓬飛，在濃綠間  
從想不到的位置倒下來。我們  
滑行，順流向前。屏住呼吸聽見  
石頭、土方、心，滾落  
砸進摸不清的  
濁水。  
浪

濺  
高度無法丈量。  
曝光，膠片噌噌變色，像蛇  
不容你多想，記錄下來  
一生都在等這一刻。誰誘惑誰？  
水引導你向下，來到這裏  
卻不告訴你這一切  
為什麼，又象徵什麼。也許  
它能詮解你一生中  
最大的錯誤——簡直像個  
初出茅廬的業餘愛好者  
所有的經驗和訓練  
滑坡：  
沒入不容多想的  
漩渦。哪裡是  
你早以為練就的控制？  
砸進去，砸進來  
河身  
疾水、深水  
衝撞。  
屏住呼吸  
看滑坡：  
黃土綠樹，既定的位置  
已成為別人的故事。

### ■王露秋

## 無家可歸者

盛夏已過，我是唯一的一枚  
風乾的枇杷 掛在  
這日漸腐敗粗糙的  
老城街道上

春雨和秋露曾是我的渴望  
如今於我卻是一種摧殘了  
實在沒有什麼可被蒸發的  
因我只剩下一張乾癟的皮

童年那悠揚激昂的哨音  
穿越無數交替著白晝與黑夜

以顆顆露珠的形式冷凝在我的雙頰  
在某個黎明 某個街角

全部的家當都放入一個超市推車裏  
四個小輪子 在我左右腳  
無止境的交替輪換中  
丈量這個城市

幸運的話 討來的錢買瓶烈酒  
來個一醉方休  
急診室裏再做他一回 John Doe (無姓名  
之男病人)  
撒酒瘋 任他員警醫生護士都沒轍

我是這個城市裏流傳著的預言的主角  
是捉弄自己命運的元兇  
我的願望是卑微的  
我的生存是荒謬的

從出生到死亡  
這是一個灰色的過渡  
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2006年9月22日

## 速 度

銀杏樹的黃葉老去了  
速度恰似我車窗裏閃過的風景  
而我這遲鈍的城裏人  
驅車幾里  
聲聞幾串雁鳴，之後  
才驚覺一些些變化

霜白的鬢髮，春韭般的  
被染髮藥水割了一茬又一茬

翻開詩集  
已塵化了的一片落葉  
被我吸入鼻孔  
化成幾個痛快的噴嚏後  
而我卻怎麼也想不起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心情  
噯，遺忘的速度……

怔忡間，一陣電話鈴響起  
還來不及細品的一點傷感  
驟然被吸進生活這台混凝土攪拌機裏  
未及啟口的一聲歎息  
啞啞於這紅塵的喧囂裏

2006年11月6日

## ■姚園

### 天冷了，一朵薔薇

你從左邊換到右邊，那時  
一朵薔薇似乎扭了扭頭  
風不疾不徐踱步 好像  
竊取了什麼 霸佔了什麼

而我無從問起  
神秘夜色正抗拒著 闌珊  
我下意識迴避一粒塵埃時  
你的聲音牽起了我的手

移動世界飄落不為人知細雨  
柔和的十里長街倒映的身影  
爬上朦朧月光 那時  
我是感性十足的女子

### 一杯奶茶，一條哈達

手機倏忽失靈，讓你找得好苦  
一聲不響接過你遞來的苦菜  
卻嚼出一嘴蜜汁

不常見的蓀麵引領我到遼闊的塞外  
一杯奶茶由“阿爾斯楞的眼睛”  
暗送 我似乎被春天層層包裹

而那條讓你傷感的潔白哈達  
隨我漂洋過海之後 為記憶的聚首  
在窗前 迎風飛舞

2006年寄自西雅圖

## ■莫云

### 依舊

——仲夏，舊金山

藍天依舊，碧海依舊

漁人碼頭上  
旋飛的鷗鳥  
爭相追逐著熟識的氣流  
纜車歡快起伏地  
複製著昨日的軌跡

海霧頻頻來訪的時候  
這城市也依舊  
耽溺在童話的魔咒中  
遲遲不肯醒來

紅橋依舊，白帆依舊

老歌也依舊叨叨  
叮囑著旅人：  
別忘了把花戴上  
別忘了  
把你的心留下……

註：〈Don't forget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ead〉與〈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為歌詠舊金山  
最膾炙人口的老歌。

## ■夢凌

### 假日

在雨季裏的假日  
空白的人行道  
寂寞  
孤獨  
我走在這荒涼的郊道

路旁沒有樹  
愛的泣聲從空曠的天空傳來  
郊道潮溼絆腳  
風中飛揚不定的風蘭花滴下淚水  
花瓣不停的飄下  
細雨濛濛  
冷冷地打在我身上  
聽到這雨聲  
我想念你  
天空的淚滴  
在我心湖蕩起漣漪  
一圈圈  
一圈圈

### 黃昏

暖風  
搶一筐霞紅  
瀰漫的奔向綠色的湄南河  
黃昏踉蹌的步履  
有藍天蹲向湄南河  
灑落一河金黃  
飾亮了綠波的夢  
倦鳥拍拍著翅膀  
迎著  
點點夕陽 歸返  
窩巢  
可惜沒有  
牧童浪漫的短笛  
在蒼茫輕披的原野  
不規則的 吹奏著  
吹奏  
暮的色調  
隔著黃昏的背後  
風已靜止  
心已停泊  
可是寂寞的駐腳  
落日凝注整座城市  
在這麼一把的  
擁住大地

2006年寄自曼谷

## ■施雨

# 江南四韻

### 一、我的江南

流落江湖以後  
不再記得楚河流向何方  
漂洋過海的卒子  
眉宇之間依然寫著烽火

硝煙可以散成碎片  
沉舟 殘夢 火龍紋身  
女巫圓形的手勢  
哪裡鎖得住夢裏的圖騰

你說你淡泊江水以南  
我說我如何遭遇才能靠近  
梅雨 黃酒 斷橋  
哦 我的江南

### 二、夢裏斷橋

千年以後  
無雨、無月、也無雪  
西湖邊 風  
輕得撩不起白紗衣褶

你一身陽光  
微笑於斷橋那頭  
你可是那個 可以  
迎著風雨獨立的人？

我惶然失措  
垂柳一般無語  
你手中沒有那柄雨傘  
我們如何相許？

### 三、夢尋水鄉

無所謂榮辱尊卑貴賤  
隔著半生的歲月 我來尋你  
一身青衣彳亍于煙雨古巷

勾踐的越池 禹陵勝跡  
百草園、三味書屋、廟宇、香火、社戲  
還有記憶中的烏蓬船、烏氈帽  
穿越年輪 但願你一伸手  
我就是紅妝的新娘  
有黃酒相伴 今夜的我  
不知可以走出多遠

### 四、二十五歲那一年

敲開江南的紅漆門  
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古老  
與二十五歲的杏花春雨  
慢慢綻開

楓橋可以不再  
寒山寺的鐘聲也可以不響  
可那個雨中二十五歲的男人  
怎麼可以緊緊抿著雙唇

從手腕握到指尖  
一如江南名城的靈氣  
不經意間 唐宋那把香火  
還是點燃了一地碎花長裙

2006年寄自德州

## ■歐陽柏燕

# 金門詩抄

### 浯江溪口

穿過紅樹林  
水筆仔輕輕掃過  
舊河床隱約可辨的往事  
建功嶼馱著癡瘋礁的名字  
走入乾涸的歷史

彈塗魚、海和尚瞬間  
跳出海的視線和嗅覺  
候鳥向天空借神話  
飛出一條新航線  
稀有的鯊在潮間帶上

爬出孤絕的心聲

### 太武山

磐固的山石連綿堆疊  
堅定一座島嶼的信仰  
弧狀的灰褐色身軀  
寫著花岡片麻岩  
不容侵犯的意志表徵  
一股盤旋腦海的正氣  
在山頂搭上鷹架  
鑿刻出強勁的毋忘在莒

那朱紅的盟誓  
比戰士的血還辛辣  
比四處征討的異鄉客  
流傳得更遠

沿著戰火的記憶眺望  
總有桃金孃與羊角拗  
車桑子與野牡丹  
順著剛毅的基磐成長  
吸引男女老少登高  
在綠樹輝映的蘸月池  
想像石門觀外的雲彩  
不分解嚴前後自由來去

### 醉戀

我把真情發酵成一種辛辣  
潛入你喉舌纏綿狂烈的愛  
長久的醞釀與等待  
我把自己催化成晶瑩剔透  
一種溫暖  
值得你珍貴典藏

請把我無私的愛封藏於四季甕底  
春雨綿綿時嗅聞我的真純  
夏日用冰塊攪拌另種風情  
請楓葉一起熱情傳遞戰地聖火  
冬夜用紅泥小火爐來煨暖體香  
美妙的高粱香吻  
暈紅我倆的雙頰  
飄飄欲仙蜿蜒至癡狂的足尖

## ■季絨

### 維納斯的誕生

你當然可以這樣解釋波提切利  
說他的愛神是純潔的天使  
擁有嬰孩似的眼神和天仙般的美麗  
你還可以把維納斯聖潔的心靈  
吹捧得天花亂墜 你是讀者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注解愛的真諦

如果你質疑上帝創造禁果的表面意義  
那你就把波提切利解讀成達芬奇  
你可以說 她輕微地偏過頭去  
是拒絕接受 那塊遞上來的遮羞布  
你可以指著她自上而下飛舞的長髮  
說這是用一個隱秘去遮蓋另一個隱秘

愛 就是這樣誕生的嗎？  
看哪！又一股迅猛的夏風吹起  
她一手挽髮一手捂心  
狂亂的激情熾烈燃燒  
就別提偽道者的口水啦  
恐怕她腳下那整座汪洋  
也無法將之熄滅

06/24/2006

## ■明迪

### 失憶

——觀黑峰油畫有感

讓我想想  
我將那個音符  
遺忘在哪一個秋天的  
深夜了  
萬籟寂靜中  
你沙啞的嗓音  
伴著我未彈出的旋律  
……

也許遺忘在那條小街上  
你鬆散的步伐  
在晨曦中漫無經心地離去  
……

也許遺忘在一本書裡  
你的手溫還在枕邊  
……

也許遺忘在一個久未撫摸的  
半音中  
那一夜你吐出的煙圈  
還在琴鍵上繚繞  
白天 黑夜 黑夜 白天  
白鍵在黑夜中消失  
黑鍵在白天甦醒  
那個一去不復返的音符  
遺忘在記憶的深秋……

### 冬天的絕句

雪地裡的腳印  
哪堪回首  
一步一寸記憶的消融  
一步一寸拾不起的遺憾

## ■劉虹

### 懷舊音樂會

大幕羞答答拉開，猛然竄出  
那個紅彤彤的高音年代  
我慌忙撿一個弱音落座  
試著掏出，40年前的舊情懷

這些歡樂的鼓感恩的弦，和退休的  
硝煙，向著太陽涕淚交流地表白  
這些真誠編織的神話，夢話和謊話  
——

我們成長期的奶！營養了幾代人  
永遠處於兒童時代

然而此刻，內容似乎已不重要  
在物質中踉蹌的人們需要一項儀式  
一條小路，回到  
激情與純真的歲月……

掌聲久久站立，撐住大幕落不下來  
我看到我周圍的觀眾  
和我自己，有久違的潮濕爬出眼眶  
陌生，又親切，彷彿要用  
曾經的豪邁與輕信，拽住如今  
這個什麼都不信的世界

## ■王妍丁

### 永遠的春天

2005.11

屋簷等來了春雨滴答  
屋簷是幸福的  
老樹等來了新枝發芽  
老樹是幸福的

我雖沒有等來你  
我也是幸福的

2005.12

因為在我心底  
你不光是春雨 新枝  
你還是我一生必定要駐守的  
種種溫暖

### 我不要老

我不要老  
我要等著你來  
等你走過窗外  
把我的黎明輕輕叫醒

桃花開了  
春來了  
我不要隔著玻璃讀你的短信  
我要你的手  
更要你溫溫的嘴唇

我不要複雜  
不要變老  
只要你溫溫的嘴唇  
和你暖暖的掌心  
把我吹成一朵快樂的雲  
把我化作一棵忘憂的草

2006年寄自瀋陽

## ■施亦欣

### 不相信

我可以坐在屋子裏  
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不動  
不管你的尋求  
不管你的跋涉  
如何地踏遍千山  
渡過萬水  
但有一天  
你感應了我的心情  
從那麼遙遠的地方  
只一箭 就射中了我的愛情  
我竟然會不是我  
為你朝思暮想 為你淚雨紛紛  
為你魂牽夢縈 為你聲聲禱告  
你的信晨鐘暮鼓般的  
時時輕敲細吟  
我不相信 一百個不相信  
我嚮往一片林子  
嚮往一條路  
因為你在那一面  
那一面

### 淡淡的一杯水

時鐘敲著寂寂的  
心扉  
捧一杯水  
如捧時間在手  
淡淡的無色無味

時時的不能離水而去  
又日日的飲之不輟  
太多的時候  
喝與不喝都是一種感覺  
總是隨手地潑灑一些  
總是奢侈地流淌一些  
沒人說這是一種罪孽  
沒人說這是浪費生命  
在水裏 人們加得色彩  
不一樣 人們調的味道  
不一樣  
卻都在拼卻一杯  
非要咀嚼的人生  
淡淡的流水  
是生命的底色  
是真摯的流瀉  
很多的時候  
每個人 都得用這種清純  
來蕩滌  
腸胃

2006年寄自山東

## ■依雯

### 現實

走出一瞥，走入又一瞥，那間金鋪門前擺著的“今日市價行情”牌子，總是這樣。早已習慣的動作！有多個月了，為的是買只戒指，而每次的薪資總差個指數。今早歡欣地湊好昨天瞥過的數字，昂然踏進。一眼觸中那牌子一亮、煥然一新的數字，天啊！該怎麼說呢？

2006年10月寄自越南

## ■藍亭

### 琴 殤

他的聲音，好像是我坐在機窗  
望下看見的峽谷  
那些水域乾枯以後的疤痕  
是大地無聲的嘶喊  
已經很少寫信，不如從前  
喜歡一片落葉的空中旋轉，草書著秋  
街道對面很多隻手機，生長在肩膀上面  
靠近夜的嘴唇  
遠遠，看你一人背著龐大的黑離去

他的聲音好像摩擦出的靈火  
點在我夜深處的枝頭  
駕駛車輛的人們，在黃昏的琴聲中  
統統與你莫大的朝代一般離去，黑  
背在你的肩頭

默默老去

月明傷古湖無痕，他的聲音在我路的風中  
像一隻飛行在夜腹部的銅箭，  
刺穿我多年衰老的凝視，痛不欲哭啊，  
痛不欲哭

### 冬

這些邊界的陌生  
好像被一場戰爭推至深夜  
完美主義者的平臺  
承受著孩童般的遊戲  
我們有趣的人，在海邊枯乾  
就盼望回到那一真實的冬  
回到逼迫的寒冷  
讓雪像多情的人擁抱我  
細小無數的吻裡  
你的思念頃刻間掩埋了我的

2006年加州爾灣

## ■冬夢

### 雨想說的都落在 岸不回頭的水聲裡

前誌：詩人洛夫 4/11 抵港，致電給我，翌日約見並以“港式飲茶”作為早點。與洛夫相識多年，今日蒙贈我的見面禮是其 06 新著《雨想說的》，我也回敬自己新詩集《岸不回頭》給洛夫。兩本詩集名字相映成趣，正好構成此詩詩題。一聲珍重道別，大家約定 12 月初在臺北再次相見。

失眠  
並非聽了整夜的風聲  
今晨  
猛然醒起  
昨夜我並未關好窗子

風來的時候  
有雨的味道  
雨來的時候  
有詩的味道  
此際人聲沸揚  
圍坐  
有茶的味道  
至於禪的味道（註）  
外面紅塵紛擾  
我想  
還是珍藏在我的書架上最好

茗茶以後  
我拉緊衣領  
一袋子的  
風想說的  
一袋子的  
雨想說的  
正好  
落在香港的天空  
落在岸不回頭滔滔的水聲裡  
再見

## ■資中華

我在鍵盤上敲打著  
和著你的月光如水

琴

你應該是懂我的吧  
可你卻沒有說出  
當夢的帷幕拉開  
你只是默默地如常升起

在我的心裏  
高高低低的，全是你  
在你的心裏  
圓圓缺缺的，又是誰

和著你的月光  
心弦，顫動不已  
我已經把你當作知音  
你，會不會成為我的知己

### 看颱風預報

從大洋深處卷起的氣壓  
把我的心也吹到雲端  
俯瞰著人間的風起雲湧  
視線總停留在一個點

那個城市，那個伊人  
不知道此刻她在何方  
那條小巷，那把雨傘  
能否阻擋這風的輕狂

我在地圖上把距離丈量  
測出了心與心緊貼的胸膛  
難怪她那邊颱風預報  
我這裏也會雨暴風狂

註：04 年 10 月赴臺參加〈創世紀〉詩雜誌五十週年慶典，期間洛夫贈我精彩絕倫的《洛夫禪詩》一冊。

## ■喻德榮 兒童詩

### 笑

爸爸笑起來真像一輪太陽，  
整個屋子一下明亮許多。  
媽媽笑的時候如一縷春風，  
給我溫暖親切的感覺。  
我抿嘴微笑時像什麼呢？  
像一朵小小的花兒。  
媽媽說，是那樣的鮮豔美麗。  
真的，我好幸福，  
我們家常常都有陽光、春風，  
還有美麗鮮豔的花朵。

### 娃 娃

那些嫩芽芽，  
是花花的娃娃。  
那些小樹兒，  
是森林的娃娃。  
那些泥沙沙，  
是大山的娃娃。  
那些小星星，  
是月亮的娃娃。  
我是什麼呢？  
是爸媽的娃娃。  
爸爸、媽媽、我，  
同是太陽的娃娃……

### 色 彩

一種神聖的色彩，  
能點染溫暖的陽光。  
一種偉大的色彩，  
能滋潤希望的霞朵。  
畫長空永遠是晴朗，  
畫大地永遠是春天。  
那就是赤誠的呵護，  
那就是滿懷的心愛。  
是媽媽對兒女深深的情意，  
是媽媽對娃娃無私的獻出……

洶湧了我內心的一條大河  
湍急處，再一滴水  
托起我一葉輕舟

## ■ 西 露

### 預兆的騷動

秋天的雷聲不下於夏天  
雨水從雲角滑落嘴邊  
用舌尖勾上幾滴。很鹹  
鹽。整個世界潔白如一個碩大的藥園  
被淹漬過的情感  
在提煉與溶化之間  
一個人的飛躍  
多像一枚豔麗的彩球  
上與下迅速掠過一道水線  
是誰抖開情事  
笑破這瞬息萬變  
如人臉的天

一聲聲雷尖上閃過的光芒  
滑翔的鷹翅。我的你  
突然撞響我的窗戶  
喀嚓喀。不絕如語的  
你胸膛爆裂的海洋  
是我多年不能治癒的老疾  
我的脈象彎曲  
預兆的騷動是冬天  
那場即將上演的蒼涼  
也或今曉也許明天

### 流動荒原之上的煙霧

你必須死。必須成為灰燼  
這是事實。阿喀琉斯  
如果有哪位神不甚收留一根白骨  
那定是你的愛人對海神對宙斯  
祈禱的緣故  
相信這些比相信愛情更真實  
珀涅羅珀是擁抱道義的信徒

值得思忖的空間跨過遙遠的距離  
無休無止絲絲牽掛脈脈聯繫  
歷史的身軀，滿目瘡痍  
河流斷續。楊柳岸的風雨  
挾裹住一層層的雲衣  
漁船燈火。晚歌需要日月彌補  
這夜的闌珊。霓虹影裏的胭脂  
一江水。碧徹相思魅人的漣漪  
青草迎著踏歌人的腳步依舊潛滋暗長  
九月的風。涼不透大地的胸膛  
滄桑的臉生下蒼白的跡象  
遺傳的梗漏失傳在誰的手上  
空白成了虛無的化石  
流動荒原之上的煙霧呵  
定有你一縷向上祭禮的天然之氣

## ■ 蔡 寧

現任北京《新詩代》副總編、南京市南京作協理事兼副秘書長。有散文集《猿猴天地》、《烏語花香》、《大碰撞》、《薔薇下的足音》和詩集《水墨的繆斯》出版。

### 水墨蕩漾著空間

晶瑩的水，深入  
漆黑的濃墨，我動盪著飛白呼吸  
閃電劃破夜空，水墨  
立起黑白分明的硬度

或許，一滴水濺起一團黑雲  
壓向連綿起伏的峻嶺  
再一滴水，便在我的指間裂開山谷  
手一抖，嘩嘩作響瀑布

或許，幾滴水沖入一滴濃墨

或許，只是一片水涸化了拂曉  
藍天便飄逸起一片血彩的紅雲  
雲中，焦墨炯炯有鷹的眼睛  
銜起我胸口上的滾滾風塵

或許，一滴墨  
片刻就妍開了水上一朵紅荷  
再一滴墨，靜靜地穿行一灣碧水  
一條魚以寫意的姿勢向我游來

水墨交融，多麼古典的靚影呀  
只一根線條便生動我生命的筋骨  
只一滴墨，便從我的掌心生出嫩芽  
悄然把我送入春天

### 琵琶別抱

有意，抑或無意  
深深的庭院撩起  
簾的一角，窗外的春色  
與窗內的春光，只隔著  
一瓣瓣金燦燦的菊  
一曲琵琶，散落玉的音質  
一襲睡眼朦朧的美人  
長髮垂下，晃動幾束小草  
抑或她是一株掛起來的蘭

蘭香瀰漫，籠裏的金絲雀  
已被修剪了舌頭  
能夠輕盈地唱二更裏的歌  
一不輕心，長羽曼舞  
總是撞在堅硬的鐵欄上  
剝落一片片翠嫩的音質  
庭院深深，空落落的枝頭  
殷紅的果兒在籠子外  
消瘦著一滴滴血

潯陽江上的暮色罩下  
一曲琵琶又響

一扇扇花格窗櫺  
張開了粉紅色的嘴唇  
又一個遮了黑色絲絨的  
鳥籠子，傳出  
一聲聲歎息  
那只坐在晚清案几上的  
青花瓶，已流乾了淚

## ■李幫軍

### 獨立方案

笑，總是在高枕無憂的時候  
近在眼前，隨叫隨到  
傻子總是對著別人笑  
用一條腿走路，另一條腿配合  
手放在背後，在路上見到了我  
今天出門，我也成了傻子一個  
我想起你時，好像回了家  
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我的身邊有許多怪人  
他們時刻盯著我看，趁機想對付我  
當我走向他們的身邊，膽小如鼠的  
陰謀一個個脫落，像一片片葉子  
看吧，時間在燈光下，一杯茶水守著我  
飲吧，我在詩行內深不可測  
像獵者探視森林，茶水長久的等待吧  
怪人用緩慢的行動接近我

我的腳下地球在旋轉  
傻子會相信怪人也會在他的腳下  
旋轉，只是方向轉倒了  
一杯茶水，一杯濃酒個個都是好漢

相信有一天我也會變  
但不做怪人也不做傻子

在最後之夜  
誰都得把地球當天看  
在地下實行我的自由方案

我對天發誓，我坐在椅子上  
度過這一天，在陌生人中間  
耐著性子  
其實沒有人相信  
會有這麼一天

### 無題 Q128

和一個人談話不知從何說起  
說過的話，對方驚訝不語  
沉默下來之後  
上帝出來了，講話的人面對上帝

不知下面要說什麼  
我和你圍坐在這裏  
看看天空和周圍  
不知道說什麼，你能聽進  
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上帝看著，誰？  
你知道上帝在想什麼？  
講話的人已經死了！  
聽話的人早已走遠  
上帝在回家的夜裏失眠  
度日如年！

## ■太陽上人

### 防禦工事

每受傷一次  
她便在心上  
抹一層  
厚厚的  
水泥

上半輩子  
她總共受了  
十次傷  
因此她的心上  
已抹了十層  
厚厚的

水泥  
——像一道堅固的  
防禦工事  
足可抵擋任何外敵的  
侵襲

下半輩子  
想必她是不會受傷的了  
——除非  
新的打擊  
來自  
她心的  
內部

——此種內傷  
她是無法用水泥  
抹平了  
她只好改用死亡  
來抹

### 遙控器

一定有一個遙控器  
在遠離我的地方  
遙控著  
我的  
一切

——不然  
我的生活  
不可能像現在這樣  
絲毫  
不能  
自主

就像一部  
老舊的  
電視機  
我被動地接收著  
別人給我選擇的  
頻道

在我的螢幕上  
上演的節目  
很少彩色  
更多的是  
黑白  
或者  
不黑  
不白

就連雪花  
也是天氣造成的

## ■長篇

### 人力車

你——  
是夜幕下一盞昏暗的路燈  
是雨中一把被爭搶的傘  
是往事中 翹起二郎腿的小情人

你們走了  
在時代的洪流中被沖走  
駝著痛苦 屈辱  
走了

注：政府去年將人力車取締，許多人  
失去了飯碗。

2006·8·21

## ■鐘磊

### 跨越歷史的柵欄

#### 1. 開封聽雨

躲在竹樓上閉著雙眼禪聽宋朝的春雨  
如坐在花蕊中諦聽宋朝的心跳  
細雨小聲小氣  
纏纏綿綿 悱悱惻惻  
像空守閨房的宋朝美人在雨中成熟著

一聲胡虜的馬嘶驚醒了趙佶的酣睡  
狼的尾巴蘸著雨水  
在宣紙上逃出一道道閃亮的痕跡  
難怪蟋蟀躲在牆根  
彈起心底淒淒切切的弦和著雨聲  
如一隻泥燕在我的心裏築巢

烏雲不是宋朝的烏雲雨卻是宋朝的雨  
一隻燕子不會認錯方向  
雨說出內心痛苦的閃電  
時間把歷史哭喊的嘴巴死死地堵緊

在開封的竹樓裏聽雨  
一個照著薔麥花開的會寫詩的姑娘  
在雨中走來  
相信一把雨傘擋不住歲月的耳朵  
這些安安靜靜的日子被汽車輪子碾過

#### 2. 常州絮語

把想像凍成骨頭 東坡先生不行了  
我在口袋裏摸不到半塊銅錢  
讓蛇蠍的舌頭軟下來  
只能輕手輕腳地打開天堂的門  
看著螞蟻啃動詩的雷聲

仕途的秤砣壓得你喘不過氣來  
從杭州到儋州病了數十年貧如乞兒  
六十二條腿彎了  
六十二個身子骨在千年的路上搖搖擺擺  
卻忘不掉三萬株松樹的舊情

在遇見我的日子裏你的病又重了  
今夜沒有穿著詩的鞋子 從暖說到冷  
說到今夜的冷雨洗亮梨花  
說到你在無人踏足的椰林裏日子很難過  
說到王閏之在一面銅鏡中坐下來  
說到經過萬里罷官 帶著一個  
黑木匣子回到了杭州  
說到了皇上都睡著了

最後說到詩書 暖風一陣陣地吹  
說到一滴血濺在詩書上

赤足等著一個夏天  
說到千年的雨還是下個不停  
冷雨把詩逼進落花的莖

我說 在千里之外為稻粱而謀  
是一介書生的摺扇抖落天空的梅雨  
使我病倒在一瓣梨花裏在大運河的  
烏篷船裏走進三杯淡酒  
橫臥在一本書裏廝守著你不眠的  
魂魄 不肯回家  
歷史的鼻子流著和你同樣的精血

## ■何山川

本名謝雪鈞，另有筆名唐風子、華天河，1971年生，浙江遂昌人，中國新詩刊、平民等論壇值班版主或駐壇詩人。

### 有我的名字

我擲雪球 雪球  
向少婦你的頭  
你的紅襖 融化了我的笑聲

後來 在一個傻乎乎的雪人面前  
你說 你愛他 勝過愛我千百倍  
可我不妒忌

原野的清晨並不冷  
焚裂的唇間 有我的名字

### 鷹

在雪崩開始的剎那  
鷹從懸崖上俯衝下來  
所有的雕像又聾又啞  
失明的眼睛來不及記憶創傷  
誰也沒有看清  
它怎樣飛上了天空  
在荒涼的天空  
只有鷹 帶著另一隻鷹  
死去時的夢想 繼續飛翔

## 天空真的很藍

“你們快看，天空真的很藍！”  
正在草地上打牌的他們都抬起了頭。  
“它不可能比十九世紀的天空更藍，  
也絕對不會比唐朝的天空更藍！”  
有人反駁說這是我的主觀臆斷，  
因為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  
無法證明又能怎樣？  
這輩子我就這麼固執，  
就這麼迷信，  
他們又能拿我怎樣！

## ■歐陽風

### 六月一號車進長沙

這就是長沙了，他的面孔  
不是想像的那麼單一。巴士從益陽的方向開來  
到達了這個現代化的迷宮。在森林我丟失了方向  
道路像割草機把大廈分成兩邊。這是一隻比昨天  
更大的螃蟹。它肚裏的胎兒活動著，八腳伸張，散開  
男女老少穿著各色的衣服，像熱炒的一鍋大雜燴  
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木頭。在這豪華的森林  
眼睛被用成斧頭。像一條速長的寄生蟲  
在長沙城我上下穿梭。周圍那些彩色的水  
被我當鏡子使著。那麼多的塵土在水中，在車窗外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交叉搖晃地移動。如果  
把他們比喻成螞蟻，隨處伸手抓上一把  
就可以捏死一大片。如果滑出掌心，順著地球引力  
就會像冰雹驟然降臨。這殺機暗藏的大街，讓我想起  
多年前的夢想。那時我年幼，總幻想乘坐太空船  
遨遊星空。初中後知道了，在我有生之年  
是不能如願的。我決定把這個機會留給  
勤奮的後輩。我的心還沒能平靜地收攏  
高中輟學後，知道了環遊世界也只能是妄想  
昨天，我只剩得想去內蒙看草原了。在這輛  
駛進長沙市區的大巴士裏，我發現過去的日子  
都在幻想中遺漏了。在某條不知名的大道上  
世界變得離奇而複雜。我越來越膽小，蒼老  
思想失去了走動的能力。車進長沙，我突然  
想安下身來，想一個人在這裏慢慢地摸索  
畫一張小小的地圖

## ■陳亮

1975年生於青島膠州，18歲開始發表作品，曾獲  
《詩刊》《飛天》《散文詩》刊獎等十餘次。係山東  
省作家協會會員。

## 集 市

放像機似被按上了快進鍵：舌頭、嘴、表情  
手勢、腿腳、聲音、貨物像被上緊了發條，速度在  
加快。色塊模糊著錯動，世界亂成一個繩團  
按慢進鍵：一個錢包被三隻手牽去，大蓋帽下  
射出的目光，懷疑著給每個身體五花大綁又鬆開  
一個雞籠被撞翻，滿頭火苗的公雞竄上了樹梢  
狗在下面大聲威嚇，也不靈驗。一頭牛眼球血紅  
越睜越大，那張臉在變薄，薄，像一張見不得光的紙幣  
四處尋找縫隙。一頭豬被當場擊殺，剖開肚腹  
刀在發抖：一個復仇的心型定時炸彈，在有節奏的  
響著倒退的腳步。一個商販在哭泣，淚珠摀不住  
一張尖叫著要跳起來的罰單。一個臨時抽獎台  
大喇叭的嗓子在冒煙。像一輛巨型收割機，在收割  
那些自動迎過來麥穗。按恢復鍵：螞蟻們開始消散  
一排排工事抬頭喘息，密集的子彈已經撤離  
拾垃圾的老人自角落裏復活，正要打掃和清點

## 北平原的聲音

螞蟻上樹的聲音。雨點兒慢慢塗綠草木的聲音  
小燕子不說話先笑的聲音。土坷垃酥了骨頭的聲音  
蜜蜂到花蕊間充電的聲音。一大刀閃電劈開北平原  
秘密的聲音。雷拉抽屜的聲音，是季節翻身的聲音  
麥子黃熟的聲音。彎鏟開刃的聲音。汗珠子醃疼了  
肌肉的聲音。種籽慌忙下地的聲音。黃嘴角麻雀  
翅膀硬了的聲音。香妹在月亮彎洗澡的聲音，是  
魚接吻的聲音，少年窺視的聲音，竹籃打水的聲音  
篝火烤炙野兔的聲音。風運送棉花去垛的聲音  
座座果園失火的聲音。老玉米露出財貝的聲音。圍村  
小河淌成一條銀項鍊的聲音。星星跳進甜水缸的  
聲音。村莊釀酒的聲音。都是愛情回心轉意的聲音  
雪花踩上黑屋頂的聲音。木質院門被凍紅鼻子的落日  
關閉的聲音。炊煙有些心困的聲音。一根細棉線  
在心眼上穿行的聲音。一豆燈火獨挑大面積  
夜的聲音。娘頭上的銀針轟然砸地震聾耳朵們的聲音

## ■楊明通

### 那不像樣的天空 ——致 Y.H

她呆呆的看著那不像樣的  
天空，猶如手中停下來的那塊濕水抹布。  
她想起來，母親被帶走的時候沒有低著頭  
想看得遠一會，眼睛沉默，害怕死亡的眼睛  
苦難的眼睛，猶如手中的那塊濕水抹布。  
當她空閒的時候發現：遠遠的  
在樓梯的架子鏡子  
母親遺傳給她的眼睛猶如  
手中的那塊濕水抹布時，總是想看得遠一點。  
然而，她今晚卻發現：在她的死亡到來之前  
她遺傳給自己的女兒的，眼睛，猶如手中的那塊濕水抹布。

### 超級市場

在那個巨大的我們常去的超級市場  
我拿著，剛剛釣到一條大魚  
青色的鱗片，有那種我們熟悉的氣味  
一條青色大魚，拿著剛剛釣到的一個女人  
一臉的得意，那女人還流著特別的液體

我們相視而笑，打個招呼  
在市場一起叫賣

後來，我們一起吃早餐  
一起睡眠，一起性愛  
甚至一起進入  
短暫的死亡  
但從不交換貨物

### 涅白的植物

那是一個時代的苦膽，時間的汁水流淌  
我發現了夢之耳朵，火焰的耳朵，聽覺宇宙之耳朵  
我發現了石頭的夜，石頭發現了神明的夜，神明發現了我的夜  
一雙膝頭在流走，我不喜歡過於乾枯的眼睛，不要用手敲我的頭顱  
不要喂我過時的奶粉，多加點糖，不要嘲笑  
面對我彷彿知道的一切，我只告訴我死去的情人  
或者，我發現了悲劇與女人相關，與手指遊走的骨架  
有關，多年之前，她穿著妖豔的衣服，柔軟的拖鞋出走  
從街頭走到街尾，繼承的是我的血統

## ■張禮

### 垃圾 1 號

我一生都想做和尚  
在廟裏與尼姑  
做一次千古的絕唱  
不想言語，做一塊石頭  
默默地沉默在深山裏  
我夢想是一個瞎子聾子  
還想做一生的傻子  
因為我不太想歌唱

### 垃圾 21 號

要編織一張譏諷的網  
摧殘這座半醒半醉的圍牆  
我要嘔吐  
把肉慾和銅臭擱在陌生的城市  
我要強姦你不吉的貞操  
讓燭光半夢半醒  
我還要讓啞巴製造出謊言

### 垃圾 22 號

陰險在密謀著一場黑暗  
這是一場豔遇  
要把陽光射穿光明無處躲藏  
這是黑夜的理想  
是什麼折磨著村莊的睡眠  
是否是無言無語的嚎叫

### 垃圾 23 號

你們這些垃圾詩人  
污染了社會環境  
一聲怒喊  
來自於詩壇同仁  
我其實也垃圾  
我要把一盆美味的糞水  
澆在你私人的菜地裏  
澆上鮮花叢中  
我見不到一塵不染的土地

●網上生明月

### ■秦松

## 大地之行 輯五

### 江湖行 八首

#### 江湖行

風浪江湖舟車來去  
秋色秋聲不是琵琶  
也不吉他的東西浪遊  
一片雲之天空  
左手莊子右手白樂天

劍蒲季過蘆花飛白  
筆如劍風蕭蕭兮  
江湖稍寒 詩人不是  
一去不返的  
易水寒士劍如盲夫

註：江湖行，乃江西湖南之行。

#### 上廬山

廬山是夏天去的山  
我上山已入秋末  
落葉落花不紅即黃  
花海葉浪山風如海  
人在山上如在海上  
峰巒如島嶼不見山  
有松更青 如黃山上  
的松 黃海上的雲  
雲白松青 山臥腳下  
忘了上山的路  
下山的路在風中  
上廬山不是虎山行  
處處可見毛蔣的虎跡

#### 南昌手札

0  
妻子的粉紅南昌  
勞動與悠遊之鄉  
不哭不笑八大山人  
的水墨書畫之鄉  
鐮刀斧頭起義之鄉  
左手右手我之詩半鄉

1  
走在南昌的上海路上  
飲廣東茶吃東北水餃  
食台北早市永和燒餅油條  
糖和醬油的豆漿加荷包蛋  
然則 我還是忘不了  
紐約小意大利的咖啡  
煙是煙江西土產人參煙  
(曰可以健身?)  
八七廣場上看紅軍長征

2  
紅軍紀念館少不了  
如李賀的紅旗中國紅  
革命紀念碑少不了  
毛澤東詩詞金紅揮毫

夕陽如血飛過大雪山川  
沁園春的豪情壯志已酬  
浮雕銅像七大八大八七  
我與同行者少不了要留影十大

3  
上海路上與揚州客又去  
飲廣東茶川揚剛柔江北江南  
海內海外有煙不離手的自由  
大於紐約的自由一大樂也

散步歐美風的街市上  
視覺觸覺味覺心覺渾然而覺  
我的豐富自由之感  
大於妻子的粉紅自由

4  
八大的蘭草不沾土的自由  
半土半野半山半水家屋與  
墓陵比鄰而居的山人自由  
風荷雨荷紅蓮白蓮我來看了  
啼笑皆非明末清初的睡蓮  
冷目枯寒石頭的曉風殘月  
方亭長廊一隻孤鳥雙目四翼  
煙雨風塵斷塵而過  
不根之土不土之根可飛的自由  
秋水秋風沙塵來去雲的自由  
冬暖不雪孤而不寒雪的自由  
水墨寒鴉方外之蘭生的自由  
劍蘭飛鴉朱大耳的自由  
家屋與墓地比鄰而居閉目養神  
默默無語生生不息的自由

5  
妻子喜好麻辣不論粉紅墨藍  
另一個妻子也是半藍半紅  
南昌台北魚米之鄉妻子之鄉  
陽春四季都不見雪不約而同  
獨不見魚米之歡之樂來去  
看無雪的雪還要背手

#### 長沙一二

1  
湖水湘土長沙滾滾  
鹿嶽書院朱熹的說教  
孔門禮教紅皮語錄家訓政訓  
血與火的文風家書湘音  
革命詩詞淡而不忘的冷卻  
  
蒼松磐石門前石上小坐  
盤古開天夫子之道默然復健

棋局散後松濤不息伴我行  
風聲來去問松的年歲  
曰長過朱熹說教之年

2

芙蓉湘水湖南文藝以名  
金石書畫論今古風流  
桃花江上坐看落紅飛花  
聽美如流水美如花  
的美女如雲之歌

綠風秋黃一片毛的綠色  
大莊園釋放商旅人居  
水石急浪飛泉弄流安  
滾滾長沙青黃歲月  
江水不一定東流  
舟子閒無人渡紅旗渡口漂

## 芙蓉鎮

從此出水也從此下水  
通向九寨溝的芙蓉鎮  
流著細長的水的傳說  
一個關於女人的水的故事  
比山的可說可親可聽  
山太沉默無話可說  
一無幽默如我

長長的山坡路  
高高的石頭小鎮  
水聲足音渡口的人聲  
並不如何的擁擠一如  
汝之所料 流著淺淺  
淡淡的“美與哀愁”  
從水上長出的花神水神？

不致如水仙 一個雄性  
自憐成女性的男人

## 九寨溝

九寨溝碧水細流

從茂綠的山林不見流向  
不見黃土的土黃  
兩岸綠樹咖啡色的毛猴  
不見水簾洞所以也不見  
美猴王之美醜

叢林必有桃樹花果  
毛猴集居才如此安份  
木竹遊艇順流逆流  
隨水漂浮不出九寨溝的綠  
總得找一片可見的黃土  
上岸

## 黃龍洞

傳說是地下龍宮  
龍已飛天而去  
九霄雲外龍之九子  
脫胎換骨

燈火通明人的遊宮  
熱烈且寒足踏鐘乳  
億萬年的回音  
天地很近

## 張家界散章

1  
冷峻峭岩山水的悠然默脈  
已由油煙炒熱 如從海底  
浮起綠色珊瑚林炒紅成  
煮熟的飛禽可以隨手撈食  
生在張家界似乎為山水而生

跋山涉水悠遊不是我之所樂  
與古人醉翁之意相近  
能喝到三合一加酒的咖啡  
乃我山中最大的樂趣  
樂在野與不野文與不文之間

2

山野林木水石流散

點燃山水外的人煙風塵  
走過煙雨走過一條水石泥途  
據說已進入十里畫廊的土家  
張家界的山水之勝自然之美  
屬於山水畫家的外師“造化”  
紅塵煙酒咖啡乃我之“心源”

3

從遠古死而未死的海回溫  
魚化石原始鳥人與山水  
山如水如水如山縱橫成形  
脈脈連連不計其年  
山水外來者去者綿綿不絕  
呼吸出文野心源造化的焦味  
已非陳子昂可見天地悠悠

4

登上一座險峰的一角  
看一株伸出山外的蒼松  
一如垂天不動的雲  
一動眾峰即動雲湧  
不見其形而聞其聲如龍吟  
然則 我並非要騎龍而去  
一如伸出山水外之蒼松

5

無論是回定是去歸與不歸  
路過一座山水小城  
上城是山 下城是水  
古色古香不野不文的山水之間  
中城街市很多貞潔留芳  
多是男人為禁錮女人而立之芳

石橋牌樓一如我童年之鄉  
貞潔真空女性的未亡墓碑  
東嶽西嶽左右官道以觀  
空門空棲殘芳空守  
每一座山城水城都有夫子與  
城隍廟廟對門而居  
相鄰相憐人鬼作秀樂以忘憂

川流不息水聲湍湍  
 “天行健”之山水之道  
 山花水花天花天上  
 日月山川回到原初  
 人煙之炊生之連續  
 江湖湘西令我回到陌生的熟悉  
 快不快樂的戰亂童年之鄉  
 自我釋放一如釋放山川  
 放浪形骸不知老之而老  
 常在意念中的夢與醒  
 山水內外漂流不是目的  
 跋山涉水也不是只為了看山水  
 不山不水已見到一切

2006年2月7、8日在紐約

## ■杜風人 微型小說詩

### 神州的敲門磚 系列

#### 怒江

三條歷史流水賬 怒潮  
 洶湧 流出四維中清清楚楚  
 一條華夏的千秋信條

當下神州 山河在  
 數目歷歷在 卻只好怒目  
 睜睜 看著改朝換代的  
 貪腐截流 假賬賴賬

敢怒不敢言的黃河吼 小聲一點  
 否則 我會被流放勞改的  
 烏魯木齊河

酒誌：三江並流中的怒江，當地人民的政府要在上游建十三座水電站，令自然資源遺產瀕危。

#### 江南水鄉周莊

清靜悠逸的水上人家 午後  
 懶貓弓腰的幽雅拱橋

已被氾濫的人潮壓扁湮沒 弄濕了  
 小橋上 晾曬千百年  
 一帙 滄桑淒絕春秋蹣跚的脚本

教我如何斟酌品味 一盅  
 江南水鄉 沒有  
 莊周蝴蝶的周莊

酒誌：周莊溫馨悠逸的水鄉景緻，現已被人潮所替代，小漁村成了大賣場，家家戶戶都在賣蹄膀，看了讓人倒盡胃口。

#### 武當山

武當山上 金殿天道默默

武當山下 人民的政府  
 用人民的幣 買了  
 一硬盒 鄧小平的名牌熊貓

一截黑貓白貓分不清的煙蒂  
 既然廢了 千百年高古殿閣  
 武當功力的香火

張三豐啊 張三豐  
 教我如何道 如何教  
 我的下一代

酒誌：道教聖地的武當山，因當地人民的政府出租殿閣營利造成大火，六百多年的殿閣付之一炬。

#### 西雙版納

不知熱帶雨林說了些什麼  
 傣族心靈天籟淌流的瀾滄江浪花  
 綻放 朵朵簇簇繽紛的孔雀兒花扇

搨搨招徠的 竟然是一簷一石  
 剽竊民俗的庸俗矯情

我他媽的好想砸個稀爛  
 西雙版納 那些人造山石的喊山

攥緊拳頭 卻看到  
 孔雀屏扇上一枚枚傣族的眼神

酒誌：雲南的西雙版納，本以神秘之熱帶雨林及傣族特殊風情著稱。現今卻因人造景點氾濫，太多人造森林公園，把雨林切割得四分五裂。虛假的民俗村，又令民俗變成了庸俗矯情的表演。

#### 張家界

首創坐電梯上奇峰 瀏覽  
 神州 兵馬俑逐鹿中原的  
 九十六將軍岩

遠征江南東海岸的望郎峰  
 三變 春秋移步  
 從少女 婦人 望到老嫗

步出電梯 恍如隔世  
 回首一望 嗆個噴嚏  
 渾身不對勁

遠遠聽到奇峰三千中的猿岩  
 一聲長啼 煞風景

酒誌：張家界恍如石筍的山峰，乃世界奇觀，可是人民的管理單位居然異想天開，建起一座大型電梯。被外界批評為“掛在美人臉上的鼻涕”而暫時停用後，現在又準備再建一條亞洲第一、世界第二長的索道。

#### 曲阜孔廟

三反五反之後 孔子  
 在帝王的駐驂亭被鬥倒  
 且被放逐到非洲去

文化大革命時 孔子  
 被大字報撞死在異域

當下神州 趁孔子  
 不在 連大成殿九脊重檐  
 儒教棟樑的禮義廉恥

尚存一丁點兒斑駁浮雕的遺漬

也他媽的非洗個  
一乾二淨不可

酒誌：世界文化遺產的曲阜孔廟，  
有陣子包給深圳一家公司去營運，該  
公司用水沖洗棟樑，把雕樑上的畫給  
洗掉了，輿論大嘩。奈何？

## 鳴沙山的月牙泉

夜晚月姐兒 在這兒  
卸妝 洗臉 刷牙

白天 竭澤而漁的人民  
當局 將這兒當聚寶盆  
千年不竭的月牙泉 如今  
榨取縮成一小臉盆兒

水山相依 用沙洗臉  
鳴不平自居的鳴沙山  
敢吭一聲嗎

酒誌：敦煌附近鳴沙山的月牙泉，  
近三十年來水位下降，湖面縮得像一  
個小臉盆兒。為何千年不竭的月牙泉  
，如今卻要令人擔心乾涸呢？敦煌生  
態之惡化，是旅遊開發造成的。敦煌  
市鎮居民多了十倍，加上每年百萬以  
上的遊客，大量用水，水怎麼會夠用  
呢？

2006年7月10日

## ■王露秋

### 波蘭之行 兩首

#### Zamosc 速寫

潑墨的天空  
率性地渲染著雨意  
留白處  
被幾隻燕子題了款兒

大塊的深綠  
籠著棵棵由碳條抹出的有著高光的樹幹

拖鞋拍打著濕漉漉的青石板  
劈劈啪啪地 比雨點更急  
是無傘的孩子們歸家的聲音

琴房中的女孩  
彈指間過著一個蕭邦的午後

湖面上的漣漪 凝固在暈黃的原木牆壁上  
一波又一波漾自木的節結  
隨意地擾亂著綠色蕨類精心陳列出的  
中規中矩的圖案

一連串清脆的高音  
撞擊著突然直射到琴鍵上的陽光  
女孩 右手揚起的剎那  
聽者頓悟

2006年8月9日

### 波蘭之夜

拾階而上，一階  
又一階，自你的琴弦  
滑下的音階  
滴入這啞然的夜  
你的練習曲  
使我的波蘭之夜靜默到  
近乎神聖的地步

下行的音符對抗著  
地心的引力，保持著  
陰極與陰極之間的絕對距離  
比睡眠更沉著  
像無解的預言被人遺忘  
我的夢境始於  
你手指震顫在琴弦的  
某個高度

2006年8月7日

## ■朱楓

### 寒山寺

我說的寒山寺不是蘇州的寒山寺  
那樣的寒山寺不夠寒也不夠高  
我說的寒山寺在巍峨的太行山  
冬天的雪掌 端它  
于一座千仞的山峰之上

小的是雪掌中沿山脈走著的我  
比我小的是  
兩隻雪中覓食的野雉  
踏著它們一聲聲的鳴叫  
我從寺門  
走進一隻古鐘的沉默  
但沉默不能說就是孤寂  
有佛在殿堂內講著心經  
沒有聲音  
我聽到了

2006年寄自山西

## ■遠程

### 嘉峪關懸壁長城

你用——  
碎石、麥秸、沙土  
擋住——  
觀念、慾望、文明的衝突  
你——  
截斷的是敵方的鐵騎  
阻隔的是自己的馬蹄  
對於過去  
你不是完美的結局  
對於歷史  
你仍是明智的選擇  
昨天，你用——  
存在論證著偉大  
今天，你因——  
偉大演繹著精彩

## 戈壁灘的雲

是天使獻出的羽衣  
溫暖  
這無邊的貧瘠  
用愛心與誠意  
編織  
那潔白的歎息  
荒涼的戈壁灘上  
早已錯過駝刺的花季  
潮濕的夢  
隨暴烈的風沙絕塵而去  
這天國飄來的霓裳  
可曾記起  
那季風的囑託  
那大海的承諾  
甘願化成連綿的雨滴

2006年寄自潮州

### ■黃奇峰

## 飛騰的大西北

帶著疑惑到了開發中的大西北  
印象中貧瘠的黃土地  
像神氈飛騰翻越在顯奇蹟  
高樓大廈在擎天  
人們的臉上升起太陽璀璨的笑容

風從烏魯木齊那邊吹來  
直衝山谷出口  
疆民排了一個螺旋陣  
迎戰風神  
即時點亮  
這荒僻城市的  
夜

鐵扇公主不肯借出鐵扇  
天公又不肯撒下宋公明  
我寧可坐在旅遊車上享用冷氣  
也不肯下車誤中熱毒或被熱火煎烤  
僅在車內遠遠地攝下一幅近代人

藉旅遊生財巧立名目的石碑  
火焰山

塔爾寺內寺僧誠心誦經  
寺外遊客專心拍照  
同享佛門勝地  
各有用心

廣袤的原野  
翠綠的地氈  
藍天下飲雪水食青草的山羊在逍遙  
氈蓬外烤香肉送奶茶的牧民自怡樂

來到鳴沙山  
登上沙漠之舟  
我們在風沙中邁進  
彳亍在夕陽裡盡是黃金的沙行上  
一隊隊仿古的絲綢商旅  
為大西北的開發  
編織國強民富的美夢  
夢裡懼怕另一風沙的侵襲  
(拙樸的山川人情腐蝕在金錢毒  
液中)

我們把富裕留給當地的居民  
祇帶走了精彩的記憶

### ■方浪舟

## 紫羅蘭洞

一、  
洞穴內外是不同的世界  
太陽見不到洞穴內  
月亮見不到洞穴內  
星星也見不到洞穴內  
從前有位先知  
是這樣提醒他的門徒：  
要在晴朗的白天  
洞穴內的人  
借助洞穴外強大的自然之光  
才認得洞穴內壁遠古的圖騰

二、  
紫羅蘭洞  
有關它的資料未知之時  
它同西天一樣抽象  
駕車從悉尼前往蘭山  
再在蘭山中翻山越嶺  
數小時之後  
一頭撞到紫羅蘭洞口  
現代車速  
比起土著先民的脚步快多了  
但別忘了  
最早還是他們舉著火把進洞

三、  
英語口音標準的嚮導  
用手電筒照亮洞穴內壁  
向我們解說：  
億年之前  
這裏是一片海洋  
洞內留有貝類化石  
後來大陸板塊移動  
原來的海底化為如今的高山地  
原來的滴水凝成如今的鐘乳石  
欲知洞內鬼斧神劍  
欲知洞內千姿百態  
欲知洞內上億年間積累的創造  
欲知洞內上億年間形成的深度  
紫羅蘭洞歡迎了赤足的土著人  
歡迎了探險者  
歡迎了開發者  
歡迎嚮導也歡迎你我一般的遊客

四、  
在紫羅蘭洞的深處  
嚮導要求遊客們  
關閉所有的攝像機、照相機、電子錶  
與手機……  
然後他切斷洞內的電源  
一團漆黑壓頂而來  
人們在屏息等待中獲知  
此刻是大自然最深的黑暗  
不久之後  
嚮導的手握住發亮的手電筒頭  
光從手掌中溢出

像荷花開放在水面  
——試想洞內  
要是無法掌握光明  
萬古如長夜……

## ■ 哲明

### 素描台灣 (三)

#### 1. 旗津

搭乘記憶的渡輪來到旗津  
隨著三輪車  
看見每間店的老闆，用高雄的熱度快炒海鮮

每隻魷魚，指著海岸公園  
這裡零碎的貝殼，像未經整理的詩句  
寫在，我赤裸的腳邊

#### 2. 中正橋

中正橋，站在寧靜湖上  
我站在橋上  
前方的風景是夕陽，落在整片嘉南平原

#### 3. 關山

隔世的夕陽，照在關山的天空  
我的記憶，隨著四處飛鼠的晚霞穿入風中  
離去

#### 4. 鵝鑾鼻燈塔

鵝鑾鼻燈塔，站在島嶼底端  
像是台灣門口一盞燈，指引著離家的孩子  
回航

#### 5. 奮起湖老街

沒有影子。  
整條老街的聲音，被時間的掃把  
掃入畚箕底處

老闆娘用青春消失的顏色，製做  
每一塊火車餅  
車廂中，載著整條老街的歷史

#### 6. 阿里山神木

接受過多的膜拜，神木躺在鐵軌旁  
沉沉睡著  
每位遊客，在它周圍逡巡  
試著走入它夢裡，高聳而不朽的傳說

#### 7. 梧棲漁港

海風，有鹽的味道  
遠處堤防，被流放的風沙遮擋了視線  
更遠處是模糊的記憶

魚港遠處，貨船載著生命可以承受的重量  
搭坐遊艇  
一趟思想越界的航行

#### 8. 溪頭

湖邊，畫家用顏料素描大學橋的姿態  
秋天衣衫不整，放肆朝我走來  
站在橋上，我一動也不動。成為  
畫紙裡最具風骨的  
一棵竹子

#### 9. 豐樂雕塑公園

草地上，雕像站的比我還直  
它們從不思考生命的顏色，溫度及  
路人的眼光

湖邊，我用魚餌吸引每隻魚  
它們眼裡，我也是一座雕像

#### 10. 鹿港意樓

深鎖意樓裡的情感，長成一片片  
楊桃綠葉  
路過的遊客，以美麗的角度拍攝她  
哀愁的一生

## ■ 婉冰

### 水晶泉

妳嫵雅之容躺成悠悠  
蕩蕩 一湖透亮碧藍  
兩岸盈盈綠蔭痴痴投射  
挑起樹影重疊舞姿  
任夕陽餘暉濺照  
頃刻彩光燦爛 但見  
萬千珠寶浮游  
漫步者三五成群駐足圍捕  
剎那繽紛艷麗 誘引  
急速按動快門  
蓄意謀殺菲林  
妳俏皮地掀起漣漪  
聲浪悠悠出自嫵雅之容  
娓娓地道說  
請讓煩惱拋下吧  
親愛的 親愛的人 僅僅  
帶回那已經我洗滌潔淨  
恬適安樂的心

註：水晶泉位於美國舊金山某小鎮。

2006年9月於墨爾本

## ■ 蔡克霖

### 越南香水、水上木偶及其它

如垂絲海棠豐盈嬌豔，第一枝的春  
別在北部灣南亞環型大陸架  
藍色衣襟上  
典雅的水上木偶和聞名的越南香水  
用紅粉的春桃和黃澄澄的橘子  
一齊攪拌，便是一杯噴香的越南咖啡  
亞熱帶濕度給各式各樣的男人女人  
佩戴斗笠和紗巾，勇士馱著摩登女郎

像從古芝地道沖出，面對紅綠燈熟視無睹  
即使你在電腦屏前不停地敲打回撤鍵  
那些一直穿膠鞋的，都是你莫測的神秘人

頭頓的風光綺麗，越南少女散漫憂鬱  
南海天然氣你競然著迷，而更會令我著迷  
鳥瞰西貢夜空萬戶燈火，千千萬顆寶石  
告別下午河內，走進上午東興寧靜的邊境  
漂洗再多再多歲月，都不會將你忘記

2006/2/11

## ■曾廣健

### 詩情畫意下龍灣

#### 之一

廿五年前我已來到塵世  
6月11日午時此刻  
才與妳艷遇  
相見的禮物  
竟是妳擁抱的  
柔情  
直教我醺醺然  
醺醺然  
痴醉

#### 之二

為了贏得遊客  
嚮往青睞  
年年月月  
吸收日與月的  
精華

縱然歲月無情  
千姿百態的群山巒峰  
樹木依伴青蔥  
而妳更亭亭  
出塵

#### 之三

放眼 遠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施世雄 \$100 支持  
李雄風 \$100

近  
蒼鷹盤旋  
山之麓水之湄  
漣漪流出  
一圈又一團  
舟舟帆影  
粼粼遊覽不息

妳披一襲輕紗  
百媚千嬌  
聚焦多少鏡頭  
調情向妳  
妳也遞送秋波頻率  
顛倒  
眾生

#### 之四

綠柔柔地浮起  
一座一座  
吉婆島、鬥雞島、帆船島  
老翁島、香蕉島、石松島  
雙貓島、蛤蟆島……  
狗仔山、鴛鴦山、桃山……

讚嘆上蒼的鬼斧神工  
雕塑了妳  
男生女生都著迷的  
下龍灣

2006.6.18 旅罷補寫於西貢

## ■唐德亮

### 會跑的村莊

那座活了上千年的村莊  
一夜之間，被風搬到  
一個陌生的地方  
曬上暖融融的太陽  
一些古老的故事跑不動了  
在路上停了下來  
村莊面目全非  
風吹過，身體某些部位  
長出了會唱歌的葉片  
釋放，一個早晨的歡樂與悵然

### 一撮泥土在掌心發芽

一切都在靜悄悄地進行  
在你不經意的時刻裂變  
像冰排被流棧撞碎  
鐵器在時間的浸泡中成為一灘鏽屑  
飛鳥從不同的方向  
撞向一個相同的歸宿  
然後叫醒黎明的露珠與森林

一撮泥土在我掌心走了幾十年  
曾經的血、汗，使它散發腥鹹氣味  
但保存著作為父親母親的生育力  
於是發芽。一粒沉睡的種子  
冒出了鵝黃的嫩芽，小小的生命  
在手心，越長越高

山色一次次老去  
一個又一個春天  
在掌心發芽，集合，遠行

2006年寄自廣東

●大地之旅

## ■謝青

### 鄰座女生

不是上學  
或上班時間  
無奈的眼神  
身上怪怪的香味  
坐捷運，湊巧在我身邊  
猜到她的工作  
但不能說

為了一碗飯  
多少心靈碎裂！  
父病弟妹幼  
怎顧及榮辱貴賤？  
她的遭遇：  
是痛苦，勇敢、犧牲！

我祈求，這種事件  
世間永不再發生  
她是最後一個  
讓我默默地  
向她  
致敬……

### 療 情

一次愛情破裂  
像山崩發生在眼前  
啊！無法承受肝腸寸斷  
躲得遠遠，扮笑療情變！

景色再美，有看沒見  
游泳也滌不去心中紛亂  
如能鎖住亂想的腦子  
給我一夜靜靜地安眠

試著，用你的堅強  
征服這個困難……！

2006年紐約

## ■彭國全

### 一個母親

——海鷗大姐是文集《愛的旅程》、《小花一束》和詩集《相約》的作者，還有長篇小說《藍星夢》未付梓。她唯一的親子於2006年4月不幸逝世，令她悲痛欲絕。何以言慰，此詩僅獻給摯友。

### 再 萌

蒼鬱的森林燒成燼  
失了風景  
剩下焦土  
大地，無處不神傷  
沙塵滾滾，沒了屏障

雖然一地荒涼意  
並非滿眼淒涼淚  
許多淚花  
繽紛落地  
結籽，萌芽遍野

### 劫

一不等於萬  
如果演算出一等於萬  
這道數太悲哀了  
啊！一個白髮蒼蒼的慈母  
失去唯一的親子，就是  
失去整個世界  
天地洪荒了，可怕的  
一等於萬，這一劫竟是萬劫  
不復

悲傷淹沒了一切  
淹上頸項，淹上人中  
敏感的鼻尖  
觸到生死的臨界線  
痛不欲生了  
她想把頭一低，加速減頂

忽然漂來一大堆文稿手跡  
夢幻般閃著蔚藍的星光  
從淚海牽起她將斷的生命線

### 佛光山領獎

由佛語慈悲引領  
由梵音莊嚴引領  
在比千山萬嶺還難登的獎台上  
母親在模範母親行列

掌聲，一掌一掌如一瓣一瓣  
盛開蓮台  
佛讓座了，母親  
在蓮台領獎

### 時間幫助

心裂了，或者可以箍紮  
心碎了，飛散了，可以什麼呢  
啊，要是能撿回一些碎片，該多好

時間的眼睛盯向四方  
真誠幫助尋找  
在天邊的彩霞間撿回一片  
在夢的正酣時撿回一片  
在佛的禪悟中撿回  
在孩子的笑靨上撿回

### 以增骨力

嚴重缺鈣  
骨脆，不良於行  
偏方無效，驗方不靈

她自研藥石  
在骨質疏鬆的罅隙  
填充方塊字  
以增骨力

走向遙遠又風光旖旎的思路

2006年6月紐約

## ■尹玲

### 進入你

進入你

以我最初最原始最青春的熱情

真摯 溫柔 靦腆

於變化詭譎超越思維的

六〇年代最末一刻

飛向你 自那遙遠的南國

繫結你我此生無法詮釋的情緣

在我最渴望的自由、寧靜、祥和空氣中

你緊緊環扣我

賦予我最真誠的擁抱

以人文氣息文化氛圍練就的有力雙臂

堅定始終如一從無半絲弱意

在我孤獨無助的千百個寒夜裡

在戰火恣意紋透我心房和身軀

在我堅強意志力瀕臨崩頹之際

在我雙足懸晃深淵上空的那一瞬息

適時地 你以深邃眼眸凝睇我

你示我 你總及時示我：

瞧哪

春花的絕美會引領夏草的碧翠

秋葉的飄逸絕不忘冬陽的和煦

就是這份真情

讓我埋首苦讀於千萬個不眠的白夜

讓浩瀚書海恣意沁潤我心靈身軀

讓無家飄泊茁壯我永不屈服的意志力

讓歲月終於答應絕不過早劫我而去

請允許我

請允許我再次進入你

在電子網絡火星繽紛璀璨的此際

再次奔向你 自世上任何一隅

允許我以最真實獨特的亮麗銀髮

及仍是最初那一刻從未改變的熱情

延續你我上一世紀至今之情緣

直到 直到永無結束的

至真至善 綿長恆遠

——為台大校慶詩奔

### 正溶於你

—寄泰山

緊張的心

在接近你時

竟不可抑制地

澎湃起來

決定進入你

幼時遙遙遠遠的夢

竟於此際實現

你！真實的你

真正的你

真摯的你

真情的你

在我最需要你的此刻

讓我完全溶入你

溶入你最高最深之處

化成無瑕的完整一體

就讓你我同時俯看塵世

當所有一切也只不過瞬間即逝

何不徜徉朝雲懷中

歡飲晨間滴滴清露

待晚霞彩色最終淡去

再銷魂於夢幻的星月光下

正接近你

正進入你

正溶入你

2006年寄自台北

## ■17樓

### 瓶子

那些沉默和水在她手中

藏著，深深的褶皺

和皮膚一起清晰地袒露

沒有別的什麼事情

可做，或者發生

如果稍有動靜把它

碰翻，用女高音呼喊

當然也可以把它舉起

貼近雙唇，用下午

疲倦的目光查看

一天中最饑渴的位置

而這些顯然不夠——

一隻帶淡藍色商標的瓶子

一個清潔的比喻

站在風景的中心位置

而這是她所料不及的

### 松花江

它安靜得像個孩子，和另一個孩子

一起在巨大的沙灘上，堆城堡、嬉戲

大人忙著奔跑，揚起灰塵，把

租來的風箏

放到天上。然後興奮、呼喊

昔日的牧人，把野馬馴成坐騎。

它們溫順，並不哀號

燒烤的濃煙，射擊氣球時的槍聲

年輕的戀人在人群中，幸福的

爭吵，打罵

陽光溫暖，下午已不再重要。我

眼前的這個孩子

把瘦小的身軀，再一次逼進血管

狹窄，它擁擠著流淌，而

身體的大部分

我的孩子，它在剛剛解凍的風裏

平靜地起伏著。從前的病毒，和

馬糞、口水、食物

也散落在風中，在人群的腳下

像一群更小的孩子，最終下落不明

## ■秀陶

# 台北記行

### 一、永遠的牛肉麵

蔣介石機場已改正為桃園機場，好！更好的是桃園街，更好的是桃園街的牛肉麵

一端上來仍然是那樣熱汽騰騰地香噴噴的教你無可奈何，增一分太鹹，減一分太淡。除了放或者不放一小匙酸菜丁，加或者不加幾滴辣油等一兩樣花拳繡腿之外，其他的你完全束手無策，五十年前如此，五十年後依舊如此

那濕濕的街頭，陰陰暗暗的座頭，分開後幾乎是夢魂牽繞的場景仍然是那樣，堂倌的呼喝也仍然是那樣的簡潔：“兩紅燒！”，“一清燉，爛麵！”……

往往在外鄉，在 pizza 及 taco 的交互轟炸下這“麵愁”（當然較幽雅的說法是“鄉愁”）便不禁油然而生。而今夜，今夜這一碗下去，“永恆的牛肉麵呵，今夜我可以暫時撇下不想你了。”

### 二、景福門

黑瞳單眼的景福門終日同另一幢建築對望著

景福門渾厚而富麗，雖然城翼已撤除，僅只剩下一個孤單的城樓子，而其築造、線條仍然是那樣富泰而

寬洪具中國風地美麗著。對面那座建築物據云當初是建給總督坐鎮用的，形式有點不東不西，——性變態式一柱擎天樣的一根粗粗短短的陽具永不下垂地蹺在那裡

### 三、政治屁股

那天在報紙上又看到他那張滿是皺紋的老臉不禁想起“……時窮節乃見……”。唉，退休了那麼多年仍然要忙著時時去賣那張老皮

從武士道到共產黨，到國民黨，到總統，到摩西，到先要思考一番才能決定是坐最昂貴的半片屁股還是坐那完完全全不折不扣老少無欺的一整個政治屁股

### 四、總統

因為人的臉皮太厚乃至駱駝背上永不會出現“最後的一根麥桿”

### 五、檳榔

他的變速桿旁放了一小袋檳榔，我提起膠袋的一角問他，他說五十元一袋，一天要嚼兩袋。我問他我可以嚼一粒麼？他說“請便。”一粒入口，嚼起來那股久別的詭而青澀的味道慢慢地沁滿口內

老先生的牙還不錯嘛！我老爸不到七十，滿口牙已壞，不能再嚼了。我聽了微微地泛起了笑意，並不開口，只是靜靜地欣賞那起自顎部達到太陽穴的那種絞緊的感覺，直到頭部升起了汗汽

突然間記起那個女孩子因為著惱於我吐出了一口紅水：“你再嚼這玩

## ■林居

# 指南針

沒有理想 沒有方向  
盼著你 指引一個方向  
挽救年輕的死亡

指南針 一端指著我的心  
指南針 一端指著勇敢前進

沒有信心 沒有希望  
看著你 指向一絲曙光  
明確未來的方向

指南針 一端指著我的心  
指南針 一端指著我的命運

意我就不理你了。”而最後她雖然沒有理我，但卻是為了別的原因

### 六、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整慘了我的兩個朋友

商禽週身打顫，走路只能細步前擦

楚戈更糟，不能說話，不能吞嚥，交談要用紙筆，進食則靠腹部的膠管。據說膠管中如果倒進幾滴酒的話，還是會有效果

然而不仁的天地卻奪不走他們的創作力。商禽還能替我寫序文，楚戈仍可幫我作插畫。我本來就讚誇他們的才藝。現在看到他們對病痛的藐視，對不仁的抗鬥，便對他們又多幾分莊嚴的敬佩了

Nov. 06 L. A.

## ■嚴力

### 門

到處是門  
大門前門  
旁門側門  
鐵門石門  
歪門後門  
國家之門  
民族之門  
宗教之門  
黨派之門  
階級之門  
您轉出去了嗎？

2006 · 6 ·

### 我是什麼

我踢過兔子  
罵過綿羊  
養過狗  
討好過老虎  
躲開過狼  
問題在於  
如果把我所提到的這些動物  
都看作人的話  
那麼  
我就是唯一的動物

2006 · 6 ·

### 關於知識產權

共謀的人類文明  
從清潔工開始  
到所有的分類  
愛因斯坦是伽利略的延長  
金斯堡是魯迅的繼續  
希特勒是戰爭的保證

新大陸創刊 17 年紀念號 97 期

## ■曉波

### 八月

地球上到處是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與痕跡  
當你熱愛茫茫歷史中某條生命的代號  
還不如熱愛人類整體的創造  
如今因為對知識產權的擔憂  
讓很多人罹患了利益後遺症  
昨天卡夫卡和凡高給我發來了  
內容相同的電子郵件：

只有超越了知識產權  
人類才能真正地平等  
而抄襲你的人正是你的延長  
文明正是在這樣的延長中得以超越！

2006 · 8 ·

### 誰知道

A 型、B 型、O 型、AB 型  
“P”型在哪兒？  
哦哦，和平（Peace）不是人類的血型！  
什麼時候可以是？  
人類不知道！

2006 · 7 ·

### 你知道嗎？

政治在辭海中的定義是：  
階級、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  
在國內及國際關係方面的活動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

最後一句讓我終於搞清楚：  
這個世界的活動都是圍繞經濟的  
根本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治一說

2006 · 4 ·

我只是說到桑樹林，那麼多的  
桑葚，紅的，紫的，好像一張開嘴  
就要咬上我一口  
一年無以復加，我是說桑葚  
桑樹林下的童年  
那時教書的父親被打成右派下到鄉下  
他的父親劍走偏鋒  
奔赴黃泉，那年我五歲  
六歲半的哥哥牽著我，帶著母親  
給的四角錢，走十五里路  
一整天，我走不動了  
就哭，哥也哭  
我們攥著母親寫的地址  
一路上喊大爹，大娘問堤灣怎麼走  
終於到了桑樹林  
父親的父親已入土為安  
老爸被拉出去批鬥，我和哥倆人  
留在桑樹林，吃桑葚  
忘了階級鬥爭的殘酷性  
而現在，桑樹林只是記憶小小的一  
部分，沒有了疼痛  
彷彿那些荒誕的事情，不曾發生

### 一個突然離開的人

一個人離開了。太突然  
她不相信這是真的。一個和她  
相依為命的人，就這樣  
離開了。幾十年啊，她和她  
一次突發的事故  
把母女倆隔開，“這讓我怎麼活呀”  
她一直這樣翕動嘴唇  
一個被丈夫拋棄了的女人  
她生下她，二十多年了，她和她  
活著，相互依賴  
並且對未來的生活充滿幻想

2006 年寄自湖北天門

## ■徐江

### 道

員工大會上  
慷慨陳詞的老總  
吹著吹著  
忽然捂住了那張嘴

演播室裏  
儀態萬方的退休教師  
裝著裝著  
突然涕淚橫流

地鐵車廂裏的淑女  
端著端著  
陡然發出一聲  
叫床般的尖叫

等我們  
注意到這些反差的時候  
噴嚏已悠然躡進了  
可能影響事態的

下一代鼻腔

### 可以算作“疏”

雨時斷時續  
我的形而下悲傷  
時斷時續  
它們一滴滴  
逼得我  
靈魂出鞘

### 像黑人

什麼時候起  
我對衣著色彩的選擇  
變得像個黑人啦  
大紅、大花……  
——如果不是家人提醒

## ■曦林

讓時光現形  
讓我們看著  
它一拐一拐消失

世界弓起來了  
坐地鐵飛機  
都要祈禱

人互不信任  
也許  
我們該把人皮換掉

### 7-Eleven

原來三分之二也是一  
只要你具備那種影響力

2006年寄自新加坡

鐘錶

防恐

狼說

我可能還會  
繼續忽略這個  
  
就下來的問題是  
變胖的臉型  
也有點像黑人啦  
——不是奧運上偶見的  
埃塞俄比亞那種  
也不是普希金  
那種優雅的混血  
倒有點像美國電影裏  
在白人區鬧事的那些

像就像吧  
以後我會努力  
再“黑”一點  
送這個愛學“國語”的年代  
一個恐怖的  
哈萊姆

2006年寄自天津

## ■施漢威

### 夢魘

晚風耳邊聒噪  
黑夜攻陷了前路  
歸心正似奔騰的  
兩圈飛輪

盈室溫柔的燈光  
妻子體貼的眼神  
小兒濃膩的親暱  
一股暖流  
溫馨全身

地震抑陸沉？  
太突然的極度震撼  
坐騎失控  
人似飛鷹激射

一片模糊冰冷  
體貼的眼神——散——渙

親暱的笑臉——矇——矇  
鮮紅的玫瑰花瓣  
撒滿一地

### 理髮

不是參悟禪理  
也非礪破世情  
活著  
怎能逃出紅塵千里？

剪不斷  
理還亂  
該從何剪起  
這三千根煩惱絲？

才輕輕著地  
迅即  
又在頭頂萌茁

8-10-2006 越南堤岸

## ■老幫菜

### 我是一隻秋天的田鼠

越冬的倉庫  
還沒有裝滿

人們拿走了  
田野上的所有莊稼  
幸福地盤點著收穫

昨夜的风  
吹走了  
覆在洞口的落葉

我在一片荒蕪中奔跑  
想找尋到  
一粒  
被遺落的糧食

### 找

脊背貼著  
綠草地  
河在旁邊走了

我在雲朵之間  
尋找  
丟失的軀殼

### 長巷

長巷寂寂  
月光伴著目光

孩子睡眼惺忪  
充滿迷茫

誰在哭泣  
伏著一隻手掌

誰的道具  
丟在長巷

### 天亮了

黑夜  
溫柔  
體貼入微

天亮了  
張牙舞爪

把夜幕  
踩在腳下

### 假面

在假面之間  
我  
沉默著看  
遠方  
那張開的網

謊言和慾望  
穿針引線

而我只想  
安靜一會

### 在顧城的島旁

那個詩人  
是在夢裏死去的

## ■童童玲玲

### 王維

王維的那棵茱萸草，一直鮮活著，一直被家鄉的親人用思念餵養著，有血有肉著。

思念從夜幕閉上眼睛，到清晨睜開眼睛，無論是透著寒意的滿江，煙雨移入吳地，還是春夢纏綿，共頂一輪明月，處處鳥啼的山水相接間。

任千愁萬緒搜索情懷。

任思念冰一般晶瑩純潔的心。

思念漲了潮。

思念在淋濕你的，我的心跡後，人們圍攏來，聯通著四面八方發達的神經末梢。

打電話後。發信息後。剎那間，思念裂斷所有新科技的不銹鋼的細胞。

壓抑不住的激動，從視線內，從視線外起伏。

凸現著做凡人的無奈。

凸現著王維的那棵茱萸草，那綠綠的夢，嫋嫋著春紅綠柳的霓虹燈下的悲歡離合，穿越千年風雨。

父母情，兄弟姐妹情，師生情，朋友情。

無不讓我淚流滾滾。

2006年寄自江蘇

他的夢裏只有他的妻妾  
快樂地生活在南方的伊甸園  
因為兒子已經送給了毛利人

我就在那個島旁  
但沒有他的夢  
自己夢很平淡  
像每一個普通人

2006年寄自紐西蘭

## ■陳銘華

### 火雞先生

如果你是生平第一次見到這傢伙，一定會震懾於他的神氣活現：體高三尺餘，頭戴紅色皇冠，喉部又打著紅色領結，並不時展開尾羽如扇……但肯定不到三分鐘，你便會錯愕於自己的大驚小怪，因為不論皇冠如何鮮艷，領結怎樣體面，尾羽甚至比孔雀還囂張，他仍然有最討人厭的脖子，說話時一伸一伸地——對了，就是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模樣——詞彙貧乏，語義重覆，自以為慷慨激昂，別人卻只聽到一片咕嚕咕嚕的聲音

不過，毋庸置疑，他的確是今年最大的一隻火雞了。根據白宮傳統，他應該得到特赦，但問題是根據憲法，他可不能自己來特赦自己啊

2006年11月10日

### 慧根

這是他身上贖下來的零配件中最堅忍不拔又最具頓悟潛力的一件，色古而雅、硬而富彈性、挺拔而伸縮自如，不像唇那般軟弱卻首當其衝，也不像齒寧折毋彎般剛強，更不像舌那般滑溜貪生怕死……餘者如毛髮、心、肝、脾、肺、腎和記憶庫等等都是可以循環再造之物

其實，他把一切都捐獻出去了，這唯一的一件又何嘗不能？循環再造，輪迴重生，增大加長上網入珠樣皆富前例，但愛慾是非貪嗔癡難捨，什麼四大五蘊也只好生死相隨了

2006年3月3日

## ■常建世

### 來自靈魂的 聲音

#### 蠟燭

你見我淚流滿面時  
我看到了黑暗無邊

#### 爆竹

我們只管爭先恐後發言  
哪管你是賀喜還是弔喪

#### 火柴

點燃另一種渴望  
是我頃刻獻身的唯一憑證

#### 螃蟹

只要準時到達目的地  
你管我直走還是橫走

#### 蚯蚓

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塊硬土  
我的再生功能就不會退化

#### 蝸牛

實在是因為家是我的全部  
所以我背著家上路

2006年寄自大理

## ■馮磊

### 小鞏莊

此刻，我踞坐在村外的一堵土牆上。

那屋子倒塌了，土牆頹圮  
我順手拔了棵青草，並因此聽到  
他們和大地血脈崩裂的  
聲音。

而在不遠的遠處，一群羊在  
閒散地吃草  
它們毫不關心  
身邊的天高雲淡和風聲草疾。它們  
自由得就像是大地的主宰

我也是一個閒散的人  
我順手拾起一塊坷垃  
學著一個孩子的姿勢順著  
地平線丟了出去  
而它  
居然在很近的地方就散開了。

這的確讓人想起那無法捉摸的命運：  
卑微、恬淡，但是有痛的感覺。

這種痛  
恰好提示了我，我自己的存在。

2006年寄自山東

## ■仲彥

### 喝包穀燒的男人

一  
潮一樣湧來。這茫茫無邊的如血似火  
男人啊 立地頂天的男人  
喜怒哀樂地盡情淹沒 蒼黃雄渾的鄉土  
站進那條河 歌謠一樣平仄起伏的峰嶺  
堆砌心中的塊壘 踉蹌而來  
包穀燒釀製的男人  
除了酒能夠融化之外  
還能找到什麼 撫慰苦難  
所以你喝  
所以你把包穀、山歌和一些樸素的情感  
放進民俗裏發酵  
放進汗水、淚水和血水裏  
發酵。所以你虬勁肋骨支撐的黃昏  
坑坑窪窪 在大地的胸膛上 結滿腳印  
風刻的輪廓 雨雕的身板  
有命運 酒一樣  
在人世間摔打  
跌倒了，又爬起來  
天上地下  
流的都是酒

二  
男人啊 活在酒的河流裏  
你寬廣的島嶼  
長出生命的意念  
正茁壯地抽穗 或含苞  
依人的鳥兒 穿戴芬芳的愛情  
在胸前築巢  
質感的語言 焐熱你的心情  
她們的胸臉子俏呢 眼睛裏流淌  
酒一樣，醉人的波光  
發酵你抽穗含苞的包穀  
釀香你每種心事 你每一次如酒  
的情感 恣肆氾濫  
男人呢 沒有什麼能比她們瞭解酒  
沒有什麼能比她們令你燃燒  
所以你波瀾壯闊的大澎湃的邊緣

這群散發酒香的女人  
她們千方百計扭出風流地撫摸  
為你鬍鬚間一粒粒流淌的酒  
捧出潔白的抒情  
所以被歲月割痛皮膚的男人  
除了酒 在你橫豎的皺紋 癒合傷口  
別忘了還有這些女人 也正灌溉日子  
灌溉枯葦山歌的女人  
灌溉焦渴傳說的女人  
在酒旁邊舒心微笑 在酒旁邊  
任你一遍遍 揉搓自己的愛情

三  
喝一口你的日子就像酒。淹漬好些酸澀  
喝一口你被歲月雕刀 刻出的層層繭花  
觸摸生活的時候感覺不到  
刺出的那痛 所以喝啊  
喝到日頭下山才好  
喝到月亮下地才好  
醉天醉地 碰磕生活的溝坎  
你是男人 喝到忘記傷口疼痛的  
程度才好

四  
眼淚埋在地下。你坐進一地酒香  
一雙飽經滄桑的大手  
正被滴滴渾黃的酒粒敲打  
沉重的歎息 為了點點希望  
所以你會一口氣喝乾  
三百六十五天的  
年年悲歡  
這些在酒辣酒香裏濃墨抒情的男人  
多年來 風中雨中 一直就這樣青黃

五  
太陽是盤子麼 盛滿金黃的收穫  
亮月如鑲 收割無數勞累的晨昏  
如今掛在農事邊緣  
看你喝酒。看你燃燒的激情在  
大碗公裏洶湧  
看你不停撥節的身影  
輝煌正在繼續灌漿的家園

## ■馮冬

### 正在發生的事

我把前天遺失了在公車上  
昨天想去把它找回  
但我搭錯了車  
昨天一天白費

為了彌補昨天的損失  
我就把今天送進當舖  
抵押了一個明天  
最後 我發現自己破了產  
就在一夜之間

2006年寄自南京

男人，從生到死 一直迎風而立的男人  
一些酒歌插滿翅膀  
從樸素健康的花草飛出  
一句句，從心房裏飛出  
點燃簇簇季節 你植好釀酒的包穀後  
圍繞這偉大的孕育爛漫而舞  
純淨自然地歌唱  
你伸出咚咚作響的骨節  
把日子晃動。你的身子  
只有落進無邊無岸的酒  
才生根發芽。你於命運罅隙間  
艱難茁壯的  
男人 是輝煌大地的  
動情形象。還有你釀製的孩子  
在大碗公邊緣  
綴成樸拙的花紋

六  
長大了定是端大碗喝大酒的漢子呢  
長大了也是不朽的酒的海呢  
以液體的姿態 永遠流淌  
同樣的男人 同樣是生活勾勒的  
生動線條

2006年寄自湖南

## ■心水

###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無盡壯麗的山河早已破落殘碎  
奈河橋上不容再回頭  
朝思暮想的權杖也被搶奪  
來生是不該再誕於帝王家了  
寒冬伴隨的是一片悽愴歲月  
雨點如滴滴的淚珠滾落  
晚間燈火明滅飄逸  
來時路上那道奈河橋竟隱沒無蹤  
風蕭蕭吹拂仿若追魂般依依難捨

後記：讀李後主〈相見歡〉佳句，有感而撰隱題詩。

2006年10月14日於墨爾本

### 眼 色

相見時你歡樂的面容  
如春露滋潤我身心  
串串笑聲彷彿天籟  
從四方八面湧動而來  
前奔後跑又叫又喊  
讓我也隨你手舞足蹈  
瘋狂般擁你抱你摟你吻你  
共處快樂時光如甘似蜜

離開時不得不說拜拜  
你揚起手掌連續飛吻  
多次主動親我臉頰  
奔至窗前貼緊玻璃  
本來樂不可支笑意盈盈  
忽然間收斂就變得默默無言  
你的眼色居然是難捨難離  
一片依依愁情頓湧

怎能理解你小小心靈  
竟已有了人世間的喜怒哀愁

## ■鴻魚

### 月娘

妳！  
就是  
我的月娘  
明滅我的心  
圓缺我的情緒  
陰晴我的喜怒哀樂  
妳！  
卻圓不了  
我對妳的渴望  
總缺損了一份  
熱絡與激情的互動  
妳！  
搖濁了  
倒映在千江之水中的  
我的……波心

2006年寄自台南

## ■杰地

### 遠 客

清水河岸多次目睹過雨季的墜落  
最初的困惑只能起源於過度的回憶  
深秋的憂鬱僅僅是落葉的紛亂猜想  
當初冬以原始的姿態噴薄而出  
貌似無動於衷卻又欣然而受的正是我們自己

幾十年後，北美的雪谷中投身為客  
峭峰慙慙下顛簸於隨遇而安和與時俱進  
而每當有幸身臨時光的絕壁  
看颼颼冷風裏輕鬆的倒影鬚髮皆張  
至於呼喚什麼已無關這枚雪片的降世與複生

2006年5月

### 黑 夜

把豐滿的大白天  
去水，濃縮，錘煉  
變成了一團黑乎乎的視野  
以方便老天爺狂熱的幻想

幾束可憐的月光  
是逃逸的明天  
等不及黎明的來臨  
在村後的樹梢上張望

2005年11月

回眸時觸及你靈動的雙眼  
那片愁雲似的眼色  
如刀如劍如戮如刃  
深深刺進我心臟  
多麼不忍讓你每次  
歡樂後暫別而引起惆悵

人生的許多無奈  
過早的已在你心中瀰漫  
離去時你的眼色  
總像忽襲而至的驟雨  
意外的將我一身淋濕  
你依依眼色讓我牽腸掛肚  
人在途中經已對你思念  
細細計算幾天才能再見

後記：孫兒永良才十七月大，整日歡容滿臉，人見人愛；爺孫情濃、每週相見兩次，別時依依眼色，令我心痛不忍。

2006年11月14日於墨爾本

## 母雞

聽命於人類的指手劃腳而話，母雞是最好的例子。她全然地喪失了作為禽鳥的輕靈同曼妙，尾錐在突出的大屁股上蹺起來，就像是個口味低劣的過大的帽子。在她難得的心醉神迷的時候，她獨腳站立把圓圓的眼用一層薄膜粘閉起來也特別叫人討厭。她那永無改進的唱腔，那種為了一個難以言喻的滑稽的又白又髒的玩意而叫斷了喉嚨的哀嚎更叫人討厭。

母雞令人想起某些詩人。

## 皇帝的夢

縫呵！皇帝在熟睡中大叫，連駝鳥毛製的頂篷也搖動了。在廊上手執出鞘劍踱步的兵士們以為皇帝一定是夢見了攻城。他正看出了牆上有一條裂縫而要他們攻進城堡中去。

實際上皇帝現在是一隻大木蟲，在地板上遊走著找尋殘留的食物。突然間他看到頭頂有一隻大腳正向他踩來。皇帝極想找一條縫擠進去。而地板卻是既平整又光滑。

是的，皇帝的夢也是普通不過的。

## 靈魂保健術

我們住在肉體的窄床上。只有生手

才不停地轉動，繞著自己的軸轉動是有害的，因為尖細的線會把心像個線軸樣纏繞起來。

最好是把雙手在頸後疊起來，兩眼半閉飄游在懶散的河上。從頭髮的根源處一直飄到大腳趾的第一個白內障處。

## 舌

一不小心我越過了牙齒的界限而把她輕靈的舌頭吞下肚去了。它現在就活在我肚子裡像一條日本魚一樣。它擦過我的心同橫隔膜就像它擦過水族箱的牆一樣，而且把底部的泥沙都攪得升起來。

她被我弄得失聲地望著我，睜大了眼等我說話。

我想說話，但不知道用那一條舌頭，是用搶來的那條呢還是用在我口中因過多的好心而融化的那條。

## 魔鬼

他是個完全不像樣的魔鬼，連他的尾巴都差。不長不肥大不說，末端也沒有一蓬黑毛，只不過是一只又短又毛茸茸地滑稽地吊在那裡像隻兔尾巴。皮是粉紅色的，只在左肩骨下有一塊金幣大小疤。他的角是最糟的，它們不像別的魔鬼的角一樣向外長而是向內長，一直長進腦中，所以他常頭痛得要命。

滿臉悲戚，一睡便幾天。不論好事壞事都提不起興趣。當他上街時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兩片紅紅的肺葉在搨動。

## 朝代之滅亡

那時整個皇家住在一間房裡。窗外是牆，牆下面是垃圾堆。——那裡面的老鼠能咬死貓。因為窗上刷了一層石灰，所以這些都看不到。

劊子手進門時看到：

陛下正在修改三聖一體的統治法；神秘主義的排力甫在出主意安定皇后的神經；欽定的太子捲成一團在椅上睡著了；瘦瘦的大公爵正一邊補衣服一邊哼著聖歌；一個侍役靠著板壁站成了壁飾。

譯後：

Zbigniew Herbert (1924- )，波蘭重要詩人及劇作家。戰時曾從事地下抗戰，大戰之後方有詩作。作品於史大林時代多次被禁，現居華沙。

## ■北塔

〔雙語詩〕

### 一把蒙古刀 A Mongolian Knife

它從馬背上跌下來  
一條小龍從空中跌落  
腐爛後只剩下牙齒  
一隻老鷹被毒箭射中  
煮爛後只剩下爪子

我可以拿它  
殺死一隻鷹、一匹馬  
甚至一條龍  
它將在烈酒的慫恿下  
殺掉雞，取出蛋卵  
逼迫猴子交出腦子

在刀尖碰觸的地方  
沙漠生出湖泊  
在刀鋒切過的地方  
荒野生出道路

在一場無聲的戰爭後  
它將割斷主人的脈搏  
挑著未亡人的心臟  
inversely  
倒插在草原的血泊中

一代代的歌聲磨礪它  
一代代的鮮血刷新它  
讓它的銳利在千里外  
取人首級  
讓它的寒氣萬年後  
依然逼人

It fell from the horseback  
A little dragon fell from the sky  
After rotting, only teeth are left  
An old eagle was shot by a poisonous arrow  
After being cooked, only claws are left

I can use it  
To kill an eagle or a horse  
Or even a dragon  
Under the instigation of alcohol  
It will kill a hen and take out an egg  
It will force a monkey to surrender brains

Where the knifepoint touches  
The desert gives birth to a lake  
Where the blade cuts  
The wilderness puts forth a way

After a soundless war  
It will chop up its master's pulses  
Shouldering the relict's heart, it will  
Insert itself in the pool of the plain's blood

Songs of generations have sharpened it  
Bloods of generations have refurbished it  
Let its keenness take enemies' heads  
a thousand miles away  
Let its chilliness be still threatening  
ten thousand years later

## ■葉盛生

〔雙語詩〕

### 內 觀

如果我命令右手  
無緣無故的  
砍掉左手

為什麼左手  
不起來反抗呢

### Intrinsic view

If I order my right hand to  
chop off my left hand  
with no reason at all

Why the left hand  
doesn't get up a revolt

### 上 癮

我拚命抽煙  
令自己徹底上癮  
當香煙加價  
我馬上戒掉它

想那香煙  
必將對我  
朝思暮想

### Becomes addicted

I desperately smoke  
makes myself thoroughly become addicted  
when the cigarette increases price  
I abstain from it immediately

I guess, that  
cigarette  
will certainly yearn for me  
day and night

▲這是一個缺少大師的年代。

我們所謂的“大師”不過是與大師投影相似的人，而相似就意味著調侃，真正的大師是笨拙的、木訥的、沉重的、不可複製的。

在中國現代詩失語的當下，大師是缺席的，這是不以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一廂情願”為轉移的。

▲詩正在逐漸成為一門技術。

他太多的依賴平衡術、冶煉術、嫁接術、打磨拋光術……

而真正的詩境界，是天然，是大化，是無術。

▲詩人，首先是天才。

天才的結局不一定就要成為瘋子，或自殺，但對於為詩藝術而瘋而自殺的詩人，我保持著足夠的敬畏。

我認為，詩人除了天性浪漫、通靈、憂鬱和沉靜，還應當具備有瘋狂傾向的因數。

詩人的最終願望應該是“天人合一”。

▲詩首先是抒情的。

哪怕是敘事，它也必然含有抒情成份。

▲海德格爾說：思就是詩。

這顯然是不夠完美的，但它的指向暗示了詩的無限可能性。

思可以看作詩的一種淵源，從語言及詩的本質上講。

▲詩，業已成為人類靈魂的精神放逐，並使人們在解決問題時，保持了強大旺盛的活力。

▲愛情，曾被我定義為幻想和夢。

愛情一直坐在詩風暴的中心的底部。

一個保持了幾十年詩習慣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個偉大而“執迷不悟”的情聖。

▲詩是一匹馬，危險而優美。

詩人與詩的關係，就是主人與馬的關係，馬在找主人，主人也在找馬，這是一種生態和諧，詩人在一互相尋找的過程中獲得了自由、安寧和無上的幸福。

否則，就是危險的。

▲大多數詩人都寫到過月亮。

月亮本身就是一首詩。書寫月亮的詩

人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詩人，而書寫月亮背面的詩人則可以成為卓越不凡的詩人。

▲我不諱言談到官方詩刊。

今天一本官方詩刊要比任何一份刊物都感到窘迫不安，它的心情是複雜的。如果詩物是一杆槍，如果槍的意義代表政權，那麼官方詩刊的革命性將不及一本民刊來得直接和強大。

如果官方詩刊不反思的話。

▲鄉愁，是詩人先天的病症。

鄉愁可以決定兩種人的命運，一種是自焚的，一種是自戀的。

當然，鄉愁也因每個詩人的境遇不同而在身體內部表現出迥乎不同的徵兆。

▲詩人是世間萬物生靈中，高邁生命中的舞蹈者。

詩人讓堅硬的、純淨的東西發光發熱，讓黃金在天空中舞蹈，讓人民疲憊的心靈得到慰藉，詩人為人類自由而將命運粉碎、劈開——

詩人必將成為人類精神的終極領袖。

▲不得不談到詩人的姿態。

它不是向上的，也不是向下的，而是平視的。這是從時代中獲得的答案。

▲詩人是人類的先知。

任何一個不尊重詩人的人，事實上，他從沒有嚴肅的對待過生活。

▲網路詩人，在特定時期顯得尤為重要

，不是無足輕重的。

網路詩人正在產生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一點已成為主流媒體日漸發現並被時代不斷印證的客觀。

▲中國現代詩的癥結之一：盲目的隨從性寫作。

它使詩人和語言產生了雙重異化，直接帶來的危害是現代詩內核的羸弱。這一點尤其值得當下詩人的注

意。

▲一個獨立的詩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詞根”。

每一個“詞根”都有一個“場”，詩人用一生來形成自己的第六感和“小宇宙”，如果詩人可以看作一個星球的話，那麼在風格迥異的中國詩版圖之上，構成的則是東方幻美風貌的詩人星座。

遺憾的是，僅僅是星座，龐大的星系尚未形成，它的核心尚未形成。

▲現代詩特別強調意象的特質。

我偏愛通過華采、純粹、遼闊等等給讀者以震驚的追求及夢想，從而創造出完美、自適、理性的境界。

▲我早年的詩寫作曾過多的迷戀修辭。

修辭對於詩來說是必需的，但過多的依賴修辭會有堆砌之感。

當然在密集的想像力中，執意追求一種速度感和節奏的風格就另當別論了。

▲玫瑰、蝴蝶、麥地、姐姐、天鵝等等大量的意象，被一些“善意的”詩評論家提醒：這些詞要回避。

這是很滑稽的，在詩史上沒有說一定要回避哪個詞。問題在於這些舊詞怎麼用出新意，這是時代留給我們的任務。

關鍵的是詩人要防止隨波逐流，詩人要保留獨立的個性，要用回自己的語言。

▲我常常探索意象之間的跳躍變化，將熾熱的真情貫穿始終，並依賴一種強烈的音樂節奏、複雜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創造出宏大而幻美的理想空間，從而置讀者于全新的閱讀快感和詭異意象的奔突中——

▲乾淨純粹，這是詩最美的一種品格。

我權且把它稱之謂“風骨”。我寫每一首詩時都突感內心的洗禮，那是一種清澈之美。

▲在我看來，人世不過是一場穿越虛無的漂泊。

這種漂泊，是全人類的。

▲對於詩人來說，你可以沒有好的想像力，但你必須要有絕對好的表現力。

詩是瞬間而來，又稍縱即逝的語言，抓住那一絲顫抖的靈感，準確地表現出來是詩人刻不容緩的責任。

▲一首詩，應該有建築美、音樂美、語言美三大要素。

▲“面對詩，背對詩壇”，這是一個成熟詩人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為一首詩或一句話一個字，我甚至好幾個星期茶飯不思、夜不能寐，它可能一文錢也掙不到；但我清楚的很，當一首詩到來時，我別無選擇。

我有責任把最直接最準確的語言呈現出來，彷彿在傳達神靈的意志和聖諭。

▲詩有時為創新為標新立異而追求陌生化，但過於追求陌生化會破壞詩的肌質。

這一點，在詩創作實踐中要樹立足夠的警惕。

▲我認為詩是不應該承載過多思想性的。

詩首先應該是詩，它源於精神感悟，有很大的直覺的成分。如果非要找思想的話，你可以求助哲學論理學玄學等等其他藝術形式，不該獨獨對詩苦苦相逼。

▲詩和酒是一類事物。

好酒就是好酒，不以人的偏見和酒的牌子的不同為轉移。這同樣適用詩，不要管它是民族的還是先鋒的，朦朧詩派的還是超現實主義的，知識份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只要是好詩，大家就會認可，歷史就會認可。

▲不得不談到傳統。

當下詩人們提及的傳統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中國古典詩詞的傳統，一類是歐美現代詩的傳統。

而我的傳統則是追求從漢語詩的民族性出發抵達全人類文明的傳統。

▲詩史，就像一列飛速行駛的火車。

很多詩人千方百計的想擠進去，但進去以後又苦於找不到座位而懊悔。有軟臥的當是“大師”，硬臥的也稱個“大師級”，找到座位的可混個“著名詩人”，沒有座位罰站似的只能叫“小詩人”了。

可中國詩的民族性和本土風貌，卻都是“小詩人”譜寫的。

▲詩寫到一定程度之後，我發覺不是我在寫詩，而是詩在寫我。

我只是默默地跟著走，用緩慢、鎮靜、獨自的節奏。

▲詩，是一場豔遇。

▲對於鄉村這一詩母題，我是愛恨交加的。

鄉村衍生出來的家園史、創傷、宿命

、信仰、苦難與光榮，都成為我的精神之源。

而我只是老槐樹下一個愛做夢的孩子。

▲詩人沒有死，詩人還活著，詩人將永遠活著。這是宇宙的規律。

▲詩人是孤獨的，有了愛，詩人會更加孤獨。

這是詩人的宿命，是詩人與世界的隱秘關係。愛是挽留，它讓人類在對死亡的反抗中獲得了教義。

詩人是經歷煉獄的人，是民族的先驅者，是精神的先鋒戰士，是對世界心懷大愛並默默無聞的潛行者。

▲一首詩的命運，是由詩的自身來決定的。

檢驗一首詩的好壞，不能依靠詩人的名氣和聲望。

▲關於靈感。

我不得不提及在蘇北的一個仲夏夜，窗外繁星閃爍。我搖著蒲扇在書房納涼

，而我的桌上一些閃耀的詞還放在一張潔白的稿紙上，我在心裏念叨著“生長啊，生長啊……”

次日早晨，我起床重新抖動那些新鮮發芽的句子，我突感強大的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光芒，在我的手中緩緩地排隊……

▲關於自由。

我推崇加拿大詩人安東尼奧·達爾馮索的話，“我喜歡那震顫的言詞，那故意把你推出平衡的言詞。歇斯底

。它們的力量或力量的缺乏就是我的自由。”

這實際上是每一個詩人的自由。

▲關於節奏。

詩節奏的音樂之美，是我所追求的，在我有限的詩實踐中，我力求做到每一個詞都響亮、閃光、鮮豔、清澈，珠圓玉潤。

在我的散文詩中，我的這種追求尤為明顯。

▲語言的清澈和空靈質感來源於心靈的清澈和善良。

▲有時候，一首詩可以純粹的表達喜悅和美，而不需要任何深刻的含意。

▲在詩語言上，詩分為三種：抒情性的，敘述性的，戲劇性的。在我看來，中國當代詩人中此三種詩的集大成者尚未出現，但有一個人或許業已呈現了某種可能性。

這個人就是西川。

▲關於懷疑主義。

詩人精神深處的懷疑主義是對世俗的一種抉擇、對峙。

它不提供救世的具體辦法，但它對世界無窮大的質疑態度和對靈魂拷問的深度呈現，帶來的必然是時代的覺醒。

▲詩是無限孤獨的藝術。

孤獨是一種美和氣質，這種氣質常常伴隨著渴望、惶惑、領悟、猛醒——但決不是孤芳自賞。

詩中的孤獨氣質永遠是精神高貴的閒庭信步，是從容、豁達，和沒有對手的苦惱，是一種無法企及的美。

▲後退與超越。

在詩創作中遇到了難題，我總是後退幾步，不是敗退，而是為迎接挑戰的助跑，像弓與弦的關係。

當詩的火焰萎靡時，我在靈魂上灑些水，從而喚起更熱烈的詩慾望，像細胞的啟動。

這是來自內心的自我整飭，我要超越的只能是我自己，不是某某詩派，也不是某某詩人。

▲詩來自生活的提純，詩人來自時代的全人類的痛苦。

真正的詩人必須在“詩的生活”和“生活的詩”之間做出選擇。

▲詩拼到最後，拼的是觀念。

我提倡獨立、安靜、創意的詩，在新語境中，強調不斷的消解和呈現；主張回歸到漢語詩的民族性和傳統中去，旨在新詩的傳承。

這是我的詩觀念。

▲藝術是精神的堡壘，詩是我精神惟一的避難所。

# 詩人與詩及其他

## ——詩手札十則

◎秦松

1

詩人是個什麼東西？

詩人是個長鬍子的兒童。然而，女詩人呢？當然是個長鬍子的女童了。

諾貝爾及其他文學獎是個什麼東西？

最近報載，有好事者或者有心人，把得獎（諾貝爾與其他獎）作者作品，以化名向世界各出版社投稿，遭到各國二十餘家出版業者全退稿。拒絕的理由之一，沒有技巧，之二，沒有商場價值。

沒有商場價值有可能，沒有技巧很難說，真正的技巧是看不出技巧的技巧乃為上乘。

退稿的惡作劇，並不意外，嚴正文學已近死亡，只剩下文化商場消費文學了。

2

嚴正文學死了，商場文學不死。時下無人喜歡“嚴正”，寧肯魔化荒誕，嬉皮笑臉的賺錢為上。

商場文學是個什麼東西？只有商場作者可以作答。

3

詩文學是文學中的稀有生物，但又繁殖力強而多產。寫詩的人眾多，讀詩的人沒有寫詩的人多，也可以這樣說，詩文學只有生產，沒有消費。而供過於求。

這種情況，是嚴正與商場消費之外的另種生態。三不靠讀者出版者及作者自我的過癮。

4

詩人喜歡自嘲與嘲人，之外，也有不嘲人不嘲我的“嚴正”的人我。得不得獎無關創作的好壞，找不到出版社也無關詩的好壞。

詩永不成商品化，乃為詩。除了（流行）歌外。詩自生自滅，靠詩人自己。

然則，詩永不死滅，且繁殖力特別強壯如野草。

5

詩是個什麼東西？

詩是文學中的稀有生物，又是個生產

過剩的生物。

6

感性與知性而成其詩，夾議與夾敘而成其文，似乎如此又不一定如此。

詩與文，商場與嚴正，都非生物的死標本。即使如商場的消費文化，也要求有“創意”。

7

詩人是個什麼東西？

決非花瓶與商人，也不是白癡與垃圾筒。

8

詩文可不以雕龍畫棟包裝，不能沒有詩文文心和史心吧！

這是每個詩人以自己的認知而定，抉擇在不同的詩觀史觀與生命觀上。

9

詩人不是病人，首先不無病呻吟。

或許詩人太關心自己，放大自己的情愁，可能失去許多讀者的欣賞與消費。吾人不懷疑讀者的欣賞與購買力，詩可以不為商場而商場。

10

現今是網路欣賞與消費的年代，網路詩的反響如何？有無網吧詩路青年遊戲？

2006年元月2日在直射市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說詩小札

◎黃伯飛

## · 淺論詩中之句

寫一首詩，不外乎寫意，寫景，寫情。寫時必須有“字”，字表意（如：上、下）；表景（如：山、川），可是不能表情，要表情就要把一些字連串起來，連串在一起的字是句，句的本源是語言，由語言而變成文字，句的形式就有了變化。中國詩的變化是把一句話儘可能縮少字數，或是規律化而形成四個字（四言，例如《詩經》大部份的詩），而後又五言、七言，回到長短句所謂之“詞”的形式的時候，那就離開了本原，一直到“曲”（元代、明代之所謂“散曲”）這纔多多少少回到在中國人語言中原有的一些句型來。新詩（白話詩）經過這麼一個蛻變的過程，在表情上得到一種“解放”，在舊體詩中之所謂“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意境中又找回這麼一條可以表情的途徑來。這一途徑該怎麼走，這就靠寫詩的人自己來選擇了。

## · “實有” “實無” 的境界

讀歷代傳留下來的詩，不分中外，都可以“實有” “實無” 這兩個準則來觀賞。“實有” 是出自詩人的經驗，“實無” 是出自詩人的想像。讀詩的人有時難免在“實有” “實無” 之間暗中摸索，而寫詩的人也常陷於一種如醉如癡的意識形態中任由文字把他深深隱藏在心中的情、感流露出來而使人無從分辨哪些是詩人的經驗哪些是詩人的想像。詩之有異於歌，歌是可以和人一起打著拍子，提高嗓子共同合唱的，詩則是掩卷深思，低徊吟誦，獨自駿尋一種若有若無，恍惚迷離的一種情懷的。

# 在灰燼中撥旺暗火的冥想者：樹才

◎胡亮

作為四卷八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的三位元編者之一，鄭克魯先生一直是在我內心深處不斷發出清涼聲響的詩水源。最近，我幾次閑翻了他那部簡約的《法國詩歌史》。鄭克魯在專章論述拉馬丁、維尼、雨果、繆塞、波德賴爾、蘭波、魏爾倫、馬拉美、瓦萊里和阿波利奈爾之後，欲罷不能地以一章“20世紀其他詩人”結束了全書的寫作。正是在這一章裏，準確地說，在這一章的某個不起眼的段落，我終於找到了勒韋爾迪，——這也許符合勒韋爾迪謙卑而靜默的天性，但是與他的作品所滲透出來的晦暗而又堅韌的力量又是多麼的不相匹配！鄭克魯給予勒韋爾迪的篇幅讓我想到了樹才詩所得到的並非恰如其分的命運。我認為，當代中國詩主流話語的焦點主要集中於以下三種類型的詩人：一類，通過筆走偏鋒的極端化寫作在短時間內一本萬利地實現了對批評視線的強制吸引，比如李亞偉和沈浩波；一類，通過數十年如一日的積累型寫作終於凸顯了不可忽視、難以繞開的重要性，比如牛漢和昌耀；一類，通過滿懷使命感的精英式寫作孤單而勇敢地完成了對我們置身其中的時代的刺探和質問，比如北島和黃翔。顯而易見的是，樹才不屬於其中任何一類：一方面，他從不關心所謂席位、排行榜、文學史家的興奮點和讀者反應之類；另一方面，他甚至懷疑技藝的錘煉和由此可能達到的日漸精純；對於“當下歷史”的五光十色，他也缺乏理性批判的興趣，他的作品，從來就沒有強烈的現場感和現實感。樹才是這樣做的，他小心翼翼地捕捉著靈魂深處的一切細小變化，就像他在一篇筆記中寫到的那樣，“我所抓住的，也不是什麼技巧或靈感，而是我的骨頭錯動時發出的聲音。”勒韋爾迪曾經說過，“詩在生活裏，就像火在木頭裏”，為樹才所注目的，不是木頭的物理形態，而是火的出現。這項工作是這樣單調而又這樣複雜，以至於他似乎從一開始就深深地陷落在一種無休無止的喃喃自

語之中，心無旁騖，目不外馳，對整個大千世界置若罔聞。於是，不能不這樣

，正像他在一首詩中寫到的那樣，“傾聽者少。聽到者更少”（〈單獨者〉）

。關於樹才寫作中的這種自閉性質，下文還要論及；在這裏我要指出的是，當我今天重讀出版於十年之前的詩集《單獨者》，發現這部作品並沒有在光陰的遷徙中失重，這部作品，至少在樹才和我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奇妙的有品質的心意相通。

必須再次提到勒韋爾迪。對於熱衷於比較文學的研究者而言，勒韋爾迪與樹才的血親關係似乎正是影響研究的絕佳個案。勒韋爾迪曾經坦言，

“對詩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寫出他的內心最聞所未聞的東西；最秘密，隱藏最深

，最難揭示，唯一的東西。”樹才對自己作品的現身說法與之不謀而合，

“它們更多地來自一顆偏於隱秘、側向一邊的內心”（《單獨者·後記》）。樹才在其翻譯的《勒韋爾迪詩選》的序言中對勒氏詩特徵的獨到揭示：“他詩意的蒼白靜美，不是柔弱頹廢，而是一股消蝕一切的力量”，“他多麼好地借用了簡單，來烘托他內心的神秘和豐滿”，“由此把生命鋪展在靜夜的省悟上，勒韋爾迪的詩獲得了本質的神秘”，“他不想在耗費中取勝，儘管生命始終處於被耗費狀態。他希望從內在飽滿中求得詩歌自然的溢出”，諸如此類，又何嘗不是樹才對自己作品的夫子自道？！所以早已有批評家指出，樹才對勒韋爾迪詩之妙的拈出與標舉，已經提供了理解他自己的詩的重要線索。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阿拉貢對勒韋爾迪推崇備至，“他的偉大，難道還用我去把它同生者和死者相比較嗎？”（〈一顆黑色太陽隕落

在索萊斯姆〉），然而在鄭克魯編譯的三卷本《法國詩選》中收入阿拉貢詩有八首之多，卻對勒韋爾迪的詩一首不錄。一個在鄭克魯的研究視野中被連帶敘及而且幾乎沒有建立作品印象的“次要”詩人，何以在樹才這裏喚起了如此強烈的血肉關懷？也許，這並不說明鄭克魯的短視，而僅僅說明詩是有方向的，她只對相應方向的受眾釋放其全部魅力。詩人和受眾之間的這種無距離的秘密幽會，通常不是學養所能促成的，它依賴於靈魂和靈魂之間的有效對接和自然親昵。樹才與勒韋爾迪正當作如是觀：兩個人，因為心靈共振，構成了讓人驚訝的“同父寫作”景觀。所以，他們之間也許根本就不存在技藝培訓和精神傳承的關係，所謂影響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過是研究者的一廂情願，一種主觀上的“學術需要”。另外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事實是，勒韋爾迪僅僅是樹才若干心靈弟兄中的一位。在回答詩人遠人的訪談提問時，樹才坦陳了其“詩歌營養系統”，他說，“與法國詩歌相比，俄語詩歌‘心血凝成’的特質更能撼動我的內心，西班牙語詩歌的‘明淨悲愴’力量也更對我構成一種吸引，更不用說我至今仍然常常回頭品嚼的中國古典詩歌了！後者才是我詩歌感受力的真正源頭”（〈每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一個成熟的詩人必定如此，他的胃甚至能消化釘子和玻璃碎片，但是又不至於沉溺在某一種口味裏樂不思蜀。

然而我仍然不得不提到海子，因為要說影響的話，海子在一些非常次要的層面上的確影響了樹才。為海子之死，樹才曾寫有一首悼詩〈永遠的海子〉：“你早年的夢必將實現。為此／你要把身後的路託付給我。”在另外兩件作品〈我快要睡著了……〉和〈死亡的獻詩〉中，詩人沒有點名道姓，但是我知道他也寫到了海子，“母親，我怎樣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安靜？／永遠的朋友已不可能從自殺中返回，／走近我的書桌，朗

讀他的詩篇”，“早夭的詩人是一支恐懼之水／回歸純潔的源頭／通過在荒漠中的消失／重又登臨雪山的峰頂”。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後，在新出版的詩集和各種刊物的詩欄目之中，在在可以讀到獻給海子的唁辭與頌歌，如果彙編成冊的話，將成為洋洋大觀；當此之時，樹才對海子說話的聲音卻越來越小，越來越輕，到後來，他已經不再輕易說出“海子”這兩個字了。海子之於樹才，已經成了一種刻骨銘心的隱痛。可以為此作證的是：樹才的作品，比如〈在田野上〉、〈送別妹妹〉、〈曾經有一位姑娘〉等篇，其典型的謠曲句法，比如“曾經有一位姑娘現在埋沒在大路上／淚水使她連根紮下／她也許身在異鄉／她也許睫毛受傷／／四月之風，吹翻了大道／四月之花，盛開在土中／睫毛受傷，呵，睫毛受傷／／大風也吹翻了睫毛”，毫無疑問與海子有關。但是樹才選擇了與海子不同的道路，他在〈永遠的海子〉一詩中繼續寫道，“像你／我熱愛勞動中的體溫，泥土噴吐的花草……／我活著。但我要活到底。”在此，我無意於把樹才歸併入無數自稱受海子影響而開始寫作的詩人行列，只不過在論述樹才之所以作為樹才這個問題之前，我必須廓清那些可疑的雲遮霧障。

現在轉入正題。在〈樹才小辭典〉一文中，詩人莫非寫道，“樹才四歲喪母”。這個讓人悲傷的事實似乎註定了生與死這一人類文學亙古不變的母題要在樹才這裏重新煥發出奪人心魄的光芒。樹才在致沈奇的一封信中寫到，“探討詩學，這簡直就是在探討生命。生命的無盡、無常、無限，同它暴露在日常中的短暫、空虛，其實完全混合在一起。”樹才為他早逝的母親寫下了好幾件感人至深的作品，〈1990年1月〉、〈芝屏山〉、〈母親〉。尤其是〈母親〉一詩，“這雙眼睛無論在哪里，／無論在哪裡，都像天空一樣。／因為每一天，只要我站在天空下，／我就能感到來自母親的光芒，”其情感之深沉與想像之獨特，在同類作品中，均為筆者所僅見。我深信，正是樹才與母親通靈式的

虛幻對話和精神往來而不僅僅是海子的“形而上死”，決定了樹才詩的底色，

——一種灰，冷，有時又不乏亮度的底色。我這樣說的意思是：死亡意識的高頻分泌導致了樹才的詩，而樹才自身又通過翻來覆去的冥想進入了一種清明澄澈的境界，這一境界最終構成了對死亡的淡然接受和智性超越。

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作品中，樹才分別寫下了“每一個日子都像子彈擊中自己

”（〈轉過身來〉）和“每天都躲不過時間的一聲冷槍”（〈自己在看〉）這樣的詩句，這說明樹才確實被某種東西糾纏著、困擾著，他不得不通過寫作來釋放內心的天罡地煞，於是一大批關於“死亡”——當然也包括與之相鄰的母題，比如“虛脫”與“虛無”——的作品破牢而出，〈慢慢完成〉、〈同死神開玩笑〉、〈一個詞卡在喉嚨裏〉、〈虛脫〉、〈字典算命人〉、〈時間的魔鬼〉、〈死亡的獻詩〉、〈窺〉、〈虛無也結束不了〉、〈活下去——給葦岸

〉、〈死〉、〈默想〉、《內外之間》

，當然還包括幾乎已經可以自成系列的生日詩。在以“生日”為題的幾首詩中

，寫於一九九五年的一首只有四行三節

，  
“30歲。活在冬天。／／可燃的肉體。必將熄滅的／燈。／／一個人只能不自然地自然死亡”，簡短而直接，從字裏行間滲透出一種“只能如此”的茫然與超然，一種“勿需饒舌”的寒意與快意，帶給我巨大而持久的閱讀衝擊。樹才就是這樣，而且總是這樣：在簡單的表述中埋藏下無數的線頭，把每一個受眾都強行置放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兩難處境；而他自己，在一旁悲涼著，微笑著，對大家充滿歉意，因為對於無限的死亡，他認為他說出得越多，剩下的似乎更多。這個永遠也不能“傾囊以授”和

“和盤托出”的“事物”讓詩人總是意猶未盡而又不得不點到為止，他不止一次地歎息道，“詩句是太單薄了

”。是的，一旦面對肉身與精神、存在與虛無、過去與未來、已知與未知，人類之愚與語言之輕立即原形畢露！還有一件關於死亡的作品我必須提及以便轉入本文的核心部分，那就是〈犀牛〉。在這首詩中，“犀牛”和“聖經”以並置意象的方式出現讓我有些意外和不解，但我關心的不是這一點；讓我興奮難抑的是，樹才對於時間深淵的對抗和這種對抗所取得的似乎是立竿見影的效果，“為了從虛無這塊骨頭煮出骨髓，／我的頭顱必須是一口鍋，／／我的肉身必須是一堆乾柴。／明晃晃的白晝，像一把大刀／又從我的後腦勺砍了個空。”這類在旋轉中不斷增加亮度的詩句在樹才的“死亡詩篇”中時常出現，具有一種在死亡的十面埋伏中實現艱苦突圍和不時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意義指向。事實上，正是在肉身的微弱和精神的強大之間的艱難趨避——勒韋爾迪，當然還包括勒內·夏爾和博納富瓦，又何嘗不正是因為長年累月地處於這樣一種“囹圄”之中才引起了樹才“空出自己”來翻譯的渴望——讓樹才的作品獲得了一種明與暗、緊與鬆、希望與絕望交織錯雜的成色，“詩，變得灼人／／像灰燼中撥旺的暗火”（〈在日子的森林裏〉）。就這樣，兩難的生命構成讓樹才大面積地陷入了冥想。

可以這樣說，對於樹才而言，“冥想”已經成了他的日課，他的絕大多數詩作都可以看成是冥想的餘緒或殘骸。〈正午〉、〈站樁〉、〈蟋蟀〉、〈隨著夜的深入〉等篇均可為我的這一論點提供有力佐證：“孤寂的肉身寧靜極了！／風從頭顱內，獨自／把冥想移來移去”，“那些拼命想貼近細節的冥想，／在這雷雨後的暗夜，著了迷……”，“冥想者在腦子裏趕一條路／一塊礁石捨不得動一下”，“隨著夜的深入／隨著冥想的深入／我置身於另一些空間／我已不在時間上”。借助於冥想的通道，樹才進入到了一種超時空的團狀光暈之中，他用一種自造的虛無戰勝了“無敵

時光”所帶來的更大的虛無。瓦爾特·本雅明在《單行道》一書中曾經寫到，“寫成的作品是構想死去時的面容”；而在樹才這裏，我們可以這樣說，“寫成的作品是冥想死去時的面容”。是的，冥想飄散，現實浮現，詩不過是兩者之間的一道若有若無的界痕而已。“冥想”以外，“打坐”是可以與之鏈結的另一高頻詞語，可供參讀的作品除了兩首同名詩〈打坐〉以外，還有〈遙想生日下午〉、〈生日記事〉、〈蓮花〉等篇。“打坐”即所謂“觀心法門”，意味著對“禪”或“道”的最高境界的逐步進入：等物我、滅見識，幫助靈魂獲得徹底的安寧。樹才就常常用這種方式把自己從深不可測的冥想中解救出來，並在“時間”的圍追堵截中保持泰然自若，“我的體內，冥想的煙散盡，／只剩下藍，佛教的藍，統一……／把塵世當作天庭照耀”（〈單獨者〉）。修行者樹才終於慢慢破除了“受陰”、“想陰”、“行陰”和“識陰”四大障礙，接近了《心經》所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的境界。

行文至此，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討論樹才何以總是不厭其煩地寫到秋天、何以總是不厭其煩地寫到夜晚。秋天是一年中初夜，夜晚是一天中的深秋，這兩個時間，意味著什麼？林語堂在他那本在英語世界暴得大名的《吾國與吾民》一書中寫道：秋天除了染上“死的預示”之外，還表現了“逼近老邁的圓熟與慈和的智慧”，具有一種“平靜”的精神。所以樹才一邊說，“秋天是變化的季節／在天空難看臉色的緊逼下／樹木屈從於體內痛苦的變化”（〈秋天是變化的季節〉）；一邊又小聲地提醒著，“所幸，季節到了秋天，／也像一具肉身，／開始經歷到一點點靈魂”（〈極端的秋天〉）。在樹才關於秋天與夜晚的大量作品如〈恐慌〉、〈在水邊〉、〈跨過秋天〉、〈肅立的秋天〉、〈葉落〉、〈黑夜的歌手〉、〈聖·保羅來自變化〉、〈在秋天的末端〉、〈秋天的意境〉、〈太陽入海〉、〈秋天的證明〉等篇中，詩人為他的內心配置

了與之契合無間的外在氛圍與客觀場景

。秋天與夜晚的種種特徵：在已逝與將逝之間、荒涼但又留有餘味、乾淨而冷寂、悟得一切的同時又面臨著更大的困惑、被耗盡之後的順其自然，諸如此類

，不斷地鞏固著詩人內心的安寧。而在一些更為淡遠的詩篇中，我注意到了“

我”的逐步淡出，——當然，絕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主體缺席，我的意思是主體可以把一山一水、一花一木都任命為自己的替身。於是，詩人靈魂深處的殺聲與梵音都變成了大自然的風吹草動。在〈什麼東西〉、〈在水邊〉、〈送別妹妹〉、〈十月的詩行〉、〈回鄉

〉、〈今天〉、〈濤聲〉、〈老樹〉、〈世界在著火〉等篇中，詩人或隱或顯地自居為一棵樹——討論這個問題甚至可以單獨寫成一篇文章，因為詩人用那麼多新穎別致的方式供認了他與樹之間那種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已經呈現出了這種端倪；而在數量很少的另外幾件作品中，比如〈被風吹遍〉、〈竹林〉、〈牧歸〉，還有更具代表性的〈大自然〉，“扁豆熟了，／沒有人摘。

／和風醉了，／無人去扶，／大自然的一切，／來去自如。／一朵玫瑰，／不用感謝／陽光或雨”，已經臻于天人合一的至善之境。“面對這些礁石，人類／沒有說話的餘地”（〈西非之角〉）

，“在茫茫大海的圓桌邊／智慧的人類不便再談論什麼”（〈死亡的獻詩〉）

，——樹才已經漸漸抵達“完整的沉默”，就像他在一首詩中所嚮往的那樣

。禪宗偈云：“‘觀’是何人‘心’何物，本來這個不須尋。百花落盡春無盡，山自高兮水自深。”

當然，從“冥想的煙”到“佛教的藍”，樹才從來沒有一勞永逸地完成過，他沉落在一種西西弗緒式的焦慮之中，常常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從頭開始，在〈獻詩〉、〈十點鐘〉、〈忘掉昨天吧〉等篇中，樹才反反覆復地表達著他對安寧的仰慕與追求，也恰恰反證了這一點。正是這無數次的循環往復，讓樹才在漸漸臻於徹悟的同時，也讓他始終處於“不斷重寫”的狀態之中，樹才的詩也因此保持了一種十分明顯的一貫性。美國批評家哈樂德·布魯姆用“intratextuality”（“內在互文性”）來指認詩人們因相互閱讀、彼此影響而在各自的寫作中留下的種種痕跡。我認為這一術語也許更適宜於指認像樹才這樣的寫作特徵：一個詩人，他用眾多的作品建立起了一個前後呼應、左右關涉的藝術世界；或者這樣表述，一個詩人，終其一生寫著同一首詩。樹才詩寫作的另一特徵也不容忽視，那就是語言上的日常化傾向。在前文所徵引的詩句中，我們已經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一點：樹才的語言不是那種溫文爾雅、精雕細刻的貴族式語言，他的語言淺易、親切、活潑、跳脫、乾淨、敏捷，有時還不乏調皮，——他甚至單憑語言就能夠明白無誤地證明其人格魅力。大學者繆鐵在討論宋詩時說的一句話可移用於樹才，“譬如膳夫治饌，即用尋常魚肉菜蔬，而配合烹調，易以新法，則芳鮮適口，食之無厭”（《論宋詩》）。但是在樹才的寫作之初真有一種前置性的“新法”嗎？我認為沒有。“新法”是他寫作的收穫而非寫作的手段。這就是說，樹才不是一個技術預謀主義者，正像他在〈詩藝〉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只有詩人的精神抵達，然後才有技藝抵達的可能，或者說，詩人的精神內在地規定著某種技藝。”類似的觀點，樹才在〈詩歌技藝〉、〈語言及精神深度〉、〈詞語這種材料〉等文章中還曾反復地表達過。我相信，每一個深入閱讀過樹才詩作的人必定能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他的觀點，正是他的實踐和他的表現！當代學者何懷宏先生在談到布萊茲·斯卡（Blaise Pascal）時說，“他寫作時

# 賞析〈情侶堤〉

◎陳葆珍

## ——讀遠方詩集《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無需借助什麼修辭的考慮，他只需記下自己的思想，然而這些思想本身就帶著一種多麼生動有力的形式湧現出來啊，它們有時擁擠得像在打架，你寫下它時會覺得句子不像句子，排列似乎逸出常軌，然而，你再細讀時就發現這些句子沒有比這種排列更好的了”（〈巴斯卡

：渴望無限）；近幾個月來與樹才的詩相依為伴，後者帶给了我與此完全相同的奇妙感受。一直以來，我認為如果單從語言的角度來看，詩的寫作大致可以分為四類：詞的寫作、行的寫作、節的寫作和篇的寫作。前三類見詞、見行、見節不見篇，第四類則恰好相反。樹才的寫作正是篇的寫作。試問：在閱讀樹才的過程中，在他的某一首詩中，我們什麼時候被其中的某個詞或者某行某節“扣留”過嗎？沒有。他的詩，每一個詞、每一行、每一節都放我們順利通過，直到我們來到全篇，才不得不長時間地停頓下來。這一點，大多數中國詩人都做不到，他們更願意讓行進中的作品忽然放出一道刺目的光芒，然後收回這光芒繼續行進。

毫無疑問，樹才早就已經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但是他直面虛無的深度掘進以及由此得到的複雜結晶，他所展示出來的內裏碎裂的悲涼場景和與之相中和的“出世”與“忘我”精神，他對虛榮、浮俗和淺薄的克服，他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調和中西詩精神品貌方面所達到的高度，他的詩語言在自然生成中所呈現出來的“直接性”與“神秘性”相融合的奇妙特徵，他對詩的謙卑與執著，都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他曾經在〈黑夜的歌手〉中寫到，“聽吧，大地和天空之間，／唯一的聲音是他的歌聲。／是夜的應和。／是夜。”我知道，除了夜，傑出的聽眾至少還有詩人莫非。詩人之間智力交往的品質越高就必然越隱秘，大眾甚或批評家的廣泛參與也就日益成為不可能。是的，“

這道長堤  
橫貫我的青少年  
即使學富五車  
我卻認不得那兩個字  
老師沒教  
時代的辭典裏也沒有  
這個美名  
本身就是時代變遷的見證  
雖然堤上芳草萋萋  
並沒有一棵屬於我

——〈情侶堤〉原詩

一種熾熱的情感被歲月流水蕩漉得所剩無多。誰不愛過恨過笑過哭過……銀鬢面對情侶堤，一片淡然無奈。

詩中“青少年”“時代變遷”，巧妙點出感情寄托的時間跨度。飽含著說不清道不完的情海波瀾。用誇張修辭“即使學富五車，我卻認不得那兩個字”還不夠，又潑以濃墨：“老師沒教，時代的辭典裏也沒有”，以推卸無法解析“

情侶”辭義之責任。如此乖巧，正道出世態之炎涼。仔細玩味，又與詩人共鳴

。不禁對此辭亦惘然。篇末一語，撼人心弦。掩卷反思，莫不淒然。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這元好問〈摸魚兒〉首句之問號，不知是否出自原著？但願有此問號。誰都知曉，此名句之緣起：元好問“乙丑歲赴并州，道逢捕雁者云：

‘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壘石為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為賦詩，予亦有〈雁丘辭〉。”

幾回寒暑之老翅，“雙影向誰去”？於“鶯兒燕子俱黃土”之時，

當年殉情之雁魂，可曾在情侶堤上飛過？可曾質問：為何在“直教生死相許”之後加個問號？

遠方此詩，符合劉勰所言：“情者文之經”。非因詩題有“情”字才如是說。全詩被一條大堤橫住了。詩人的心也被它梗住了。何堤？情侶堤也！

何謂“情”？人“由於外界刺激而引起喜怒哀樂的心理反應”也。“曾經滄海難為水”，步上情侶堤，自有一番觸動。於是便“為情造文”。

《文心雕龍◎情采篇》提出的“為情造文”“述志為本”。在遠方詩中合二而一。“情”在上面已談及。那何謂“述志為本”？志者，“心之所之也”。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思想”。如果說“情”重於感性那“志”則重於理性。劉勰在《文心雕龍◎附會篇》提出的“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強調“情志”綜合的概念，以構成文學內容的思想感情。此說與黑格爾的“充塞滲透全部心情的那種基本的理性內容”的提法相通。

滲透遠方〈情侶堤〉所流露的感情之“基本的理性內容”何在？詩人沒明言。其實凡人對此亦難解。問題關鍵在於何謂“情侶”？這是全詩最理性的問題。對此之解，存於無解之中。正是此無解才最有理性的。詩人已點出破譯之法：“這個美名，本身就是時代變遷的見證”。不同時代不同的人，對這個“情”各自闡述，以“情”為“侶”之定語，各有千秋。其最理性的尺度，存於各人心中。

予曾亦師亦徒，未得師傅更未口授“情侶”辭義。還得重溫元好問之“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屆時，或許會理解詩人遠方這種滲透了思想成分的這種感情的深意。

2006.10.3 寄自紐約

50-60年代美國的文藝創作人材欠缺，這是由於冷戰時期社會重視科技，吸納了許多本土學生，令到大學裡習文的人數不多之故。愛好文學的西密克於1949年11歲時從南斯拉夫移居美國可說是來得合時！他有典型的新移民精神、新鮮的人生和苦難的經驗，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和紐約大學求學，28歲時才拿到紐約大學的學士學位。大學求學期間服役於軍隊後備隊(1961-63)，1971年歸化為美國公民。

西密克曾任教於紐約大學，現執教於美國新罕布剌什爾州大學(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他一共出版了六十卷書，詩集《不完結的世界》於1990年獲普利萊獎。他最近出版的詩、論文集例有：《在黑暗裡的人》The Man in The Dark (密西根大學2003)和《早上三時的聲音》The Voice at 3 AM (哈可特出版社2003)。

西氏在他性格未完成的兒童時期裡生活在納粹佔領的前南斯拉夫，直到現在他的作品仍常常堅定不移地反映那時代的殘酷政治迫害，在他一首著名的袖珍詩〈餐叉〉(收入在1995年出版的美國詩集)裡，他這樣地描述：

這陌生的東西必定是  
剛剛從陰間爬出來的  
它像一隻大鳥的腳爪  
在那個食人肉動物脖間爬動

當你握著它時  
當你用它又一塊肉時  
不難想到一隻奇怪水鳥的形象：  
像你的拳頭似的鳥頭  
很大，光禿禿的，瞎眼而沒有嘴巴

這首詩和其他的小詩如：〈匙〉、〈小刀〉、〈斧子〉和〈石頭〉等皆收入在西氏1991年出版的詩集《廢除寂靜》Dismantling the Silence內，這本詩集於出版後，馬上就成為西氏的代表作品，他將平常的日用工具賦予驚嚇、仇讎

、危險及神秘的意義，彷彿是攻擊性武器一樣從童年起就永遠帶有虐待和受虐的殘酷意識。正如魯迅曾說中國半封建的舊社會乃食人的社會，人類的生活水平線比野獸還要低，難得的是詩人在那些情緒下還能保持安靜的理性，完成了六卷此類詩作，贏得一個小丑的名譽！

東歐人有他們的迷信，如黑貓不是好運的象徵，其他歐洲作家也因受了坡的影響，如艾略特詩中的老詩人特別有魔術及其原始模型的癖性，海德格爾和羅什克也常常描寫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這是荒唐世界傾斜的自我認知。

在西氏出版於1989年的詩集《不完結的世界》裡有一首關於奧地利醫生佛洛伊德的散文詩這樣地說：

“每個人都知道我同佛洛伊德博士的事。”我祖父這樣說。

“我們倆都愛上了同一間鞋舖的櫥窗內的同一雙黑皮鞋。不幸的是那間鞋舖老關著門。門上不是掛著‘家有喪事’就是‘午餐後即返’的牌子。然而無論我等多久總是沒有人來開門。”

“有一天我碰到了佛洛伊德博士正在那兒厚臉皮地對著那雙鞋流口水。我們互瞪了一眼便各自走開了，一輩子也沒再見過。”

(秀陶譯，見新大陸第96期)

明顯地可以看出詩人不贊同佛洛伊德的單軌“力必多”Libido泛性論。詩人深受榮格心理學的影響而認為力必多是所有慾望的推動力。例如：宗教、對各種宗教、色情狂及各樣的興趣以及虐待狂與受虐狂，如發光的黑色皮鞋的象徵法西斯納粹種族主義，無止境的慾望及渴望，充滿人生風險重重的航程，就算心理學大師也沒有防禦的法術！一句話，西密克看破了佛洛伊德葫蘆裡的八寶。

西密克是前南斯拉夫的主要人口塞爾維亞族人，該族有悠久的歷史，信奉的宗教是基督教的東正教。1459年，塞爾維亞被土耳其伊斯蘭教軍隊佔領後，文學漸告衰落，但口述文學在農村地區仍然頗為興旺。西氏在十一歲時就開始寫詩和學習英語，深受納斯塔和波柏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詩可以馬克西莫維奇、波柏、杜伊科維奇、巴夫洛維奇與拉利奇為代表，他們走向法國的象徵主義及心理學小說和超現實主義而成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以後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對社會政治進行更尖銳的批評，另一派為克洛可特里察姆群體，顯然為了向藝術規範和美術準則挑戰而進行了文學形式的試驗。

南斯拉夫不是一個很幸運的國家，因此詩人們表現出來的民族特性一向是被德人或土耳其人支配下的反動，1980年鐵托去世後，國家實行集體領導，不久就四分五裂，許多舊的制度依然存在，黑市、腐敗、文化和種族歧視、內戰，改革極待解決。西密克把這個鬼魂出沒的黑暗的宇宙描述得令人戰慄，況如暴風雨即將來臨，人民如同閃光下的俘虜輸入了美國人的賽克(Psyche)靈魂內。

西密克的世界觀有其特別之處：語言能授權給我們的同時也可損害我們的主觀和客觀迎合是難得的形象，在它們的裂縫內塞滿了惡魔和惡棍。西氏認為食品與文化的混合很重要(像意大利麵條和三文治等)，想像力可以幫助我們但也可損害我們。最後，西密克很幽默地告訴我們：詩人基本上是魔鬼，因為生活是枯燥和無意義的，可幸的是有他們(指詩人)來幫助我們擔憂這些事情。

西氏不喜歡形而上學，認為那是黑暗的。他說上帝懼怕人，歷史證明人是怪獸。這些對人的諷刺是他小時候曾見過布拉班特斯海爾托亨博斯 Bosch 的油畫而起的作用。他特別欣賞美國，視之為天堂，說共產主義殺害了不下一億的人口。像一個唸咒驅逐罪行感的祭師，他是一個單軌類型的思考者，他的單色現

## 編輯筆記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都有一番感慨，作為總結也好，自勉也罷，都已經成為慣例。今年仍不例外，在這踏入詩刊創刊第十七個年頭之際出版特大號，一方面是我們沒有餘力搞什麼慶祝活動，而只能以此來回饋支持我們的朋友；另一方面自然是趁此機會將長期積壓的稿件作一紓解。十七年如一日，從未脫期也從未延遲出刊，固然是我們的自豪！可是，回顧起來卻總覺得詩刊不管從質或量而論，提升程度都非常有限。而這情況就世界各地出版的詩刊來說都是常態，非獨指《新大陸》而論。個中因由不是一兩句話可以概括，除了與目前的詩壇生態有關的種種原因外，編者認為最大的原因仍然是詩人本身，這些問題擬留待於每一期的〈編輯筆記〉中與大家探討。

●本期為配合紀念號，編輯部組了幾個特輯：“葉葉心心有餘情”出於易安詞，作為“當代女詩人詩輯”之題，應屬恰當不過；達文從新大陸論壇上選輯的詩選“網上生明月”，則取其下句“天涯若比鄰”之意；至於“大地之行”本為詩人秦松一組神州旅遊詩作的總題，一客不煩二主，也就以此作旅遊詩輯的總題。順便一提的是，現代人生活富裕，出外旅遊是平常事，此類詩作自不免有過多過濫之嫌，但回心一想，又有那一類詩作沒有這種弊病呢？看來純賴編者的把關是不可靠的，詩人本身的創作態度才最為重要！

●從《詩風》、《詩雙月刊》一路走來，在香港、國內及海外皆有極大聲譽的詩刊《詩網絡》將於今年出版冬季號後停刊。基於她過往停刊後不久又再出發的歷史，我們衷心祝福她很快又會以更煥發的面貌和大家見面！

●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 詩訊

●本刊顧問、洛杉磯詩人秀陶於今年11月回台灣參加他的兩本新書發表會，在台期間並到文化大學等單位作現代詩演講。兩本書皆由台灣黑眼睛文化公司出版，分別是繼散文詩集《死與美》後的第二本散文詩集《一杯熱茶的工夫》及精選自世界各國散文詩作的譯著《不死的章魚》，內容是從歷年來《新大陸》發表的作品選出。前著禽禽作序，楚戈插圖。

●今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由香港藝術發展局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圓滿結束，30多位來自美國、港台大陸的詩人、學者、作家圍繞著“廿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與廿一世紀的展望”主題作交流和探討。其中新詩研討會由香港詩人古松主持，著名詩人鄭愁予、張錯等作專題演講，詩人鄭培凱作評論。

●美國《詩天空》網路詩刊現正開始集資出版《詩天空當代華語詩選》（雙語版2005-2006）及《詩天空當代歐美詩選》（雙語版2005-2006）兩本詩集，有意捐助者請電郵 [editor@poetrysky.com](mailto:editor@poetrysky.com) 與該刊負責人錄音聯絡。

●瀋陽詩人王妍丁新詩集《王妍丁世紀詩選》經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收詩作39首。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